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傳

楊忠烈公傳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與時爲題比干之墓不著文辭予殷人也宗國之事尚忍言哉古今諫者多矣死于諫者多矣孔子不稱焉諫而死系之仁特筆也雖然諫一也遭逢與奚啟殷以殺諫士　明以

廷諫聖痛哉大洪忠烈楊公刀鋸殺之生前借
題殺之死后勒追以殺子孫塗抹以殺青史邪
横以殺人心其柰人倫天道何雖然子孫賢不
可殺青史嚴不能殺人心活不敢殺則亦自殺
其心而已矣大哉
皇上之爲君也全給廕謚建祠賜額如楊忠愍
例及生員楊之易進獄中遺筆有忠肝義膽慷
慨壯烈之褒鞫朋構羅厥辜復其兄陷瘵楊清
職我

皇緝熙紹庭陟降赫赫
皇考詔此直臣三召而受顧命六日而白髮鬚
千秋而毅魂魄顯忠遂良　國家禮亦宜之明
示履霜之戒于政之禍至深遠也
光廟之召對也諭諸大臣必輔爲堯舜亡何再
召急指
熹廟曰輔他要緊且屢目公蓋公首擊崔暨晢
不與賊醫俱生屬　東宮伴讀官慎起居無夜
出又疏請擇端人輔翼太子、上盡然之若曰

乘此要緊之時儲此要緊之人濫恩陳乞其奚
要緊之有諸公與聞緊命優游牝軟而公獨以
要緊之人吐要緊之論若
貞皇帝提耳告之者我
皇篤孝繼序思不忘有臣若此繼自今無復洩
銜天憲于我天威予用汝嘉褒顯曷斯焉初
神廟不豫公引文潞公問仁宗疾所以挫折內
侍者旋請立　皇長孫繼事　兩朝彌留末命
欲封太后鄭則曰尊以嫡毋礙　太行皇后尊

以生母礙　本生皇后不宜封欲封皇后李劍曰范文正不從遺命封楊太妃選侍無恩濫乞無謂不宜封而折戚璫于松棚揮內侍無得執梃格大臣于　宮外與閣臣未登極即日呼萬歲引楊公士奇例請夜宿閣訶擯宣同　宮者奉入　慈慶宮謁　孝端皇后几筵叱李進忠無弄十六歲　長君股掌之上　乾清宮不移死無處所已而逐文昇止封后無言不讋並急流機緊之着公自宿　宮門外同駱錦衣嚴警

衞備非常何功可擬何謗可分嗚呼
光廟以公論不封鄭
熹廟以痛母不封李善則歸君萬古爲烈公疏
不云乎　君幸有　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臣
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又不云乎選侍不
移宮非所以尊　今上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
侍一移　慈慶一移　一號所以安全之甚厚
徐請存問選侍恩禮不薄
熹廟有極正極公極切極眞之旨鼎革移宮道

是常事公又處置最平人倫于斯乎至自二十
四罪之疏出始有昧心反辱者逆魏忠賢非[illegible]
黨逆魏天子門生輩非之耳又恐緩公死急令
崔呈秀輩借受賕通內致誤封疆而六君子逮
矣公固先疏糾熊移書同鄉切責以不死何必
辨何足辨聊白一不辨之心上質皇天后土耳
票擬歸閣用舍聽銓刑罰付法司中官必不可
干預外政庶幾尸諫之意亦僅與道上岳武穆
一商畧告語耳遭逢

堯舜之主頻煩　天語異數優渥則比干不幸而公幸也獨計比干死飛廉惡來之徒奄然結舌公一諫而譊口囂囂開飛廉惡來不開之口古今小人不相及耳雖然皆仁也仁比干者孔子仁忠烈者

皇上不辨之心其白乃如此公嘗危言逆魏馳馬　御前曽射殺其馬斷之不早客氏旁解必不忍亂大謀異日夜半出片紙殺人　上不知閣不救爲之柰何正與

貞皇帝晏駕之論合可髒千言萬語付之姑舍
究三字中譏諭詆譏不恨隨者養之反訾誇毀
潑之此皆自殺其心而不自哀者也嗚呼韓崇
功之奸細不發一旦虜逼城下九門內外生靈
安頓何地公于逼事可謂神矣而反以府罪忠
臣義士有樹心大慟耳獄樹一乏六擲色黃面
香日夜漸長以婆娑于桁楊拷掠之側顯絕意
性着手天工從容着花彼蒼彼蒼　聖人出發
聊爲公開笑口蓋公傷赦侍御忌赦也萬惟郎

應死也二十四罪之牘既上不用其言又不殺
其身也塁勅削公于二更草疏不獲上夜半片
紙果如公言向所爲極正極公極切極眞者忽
化爲極可殺之人矣或言公宜少婉又或宜齊
畧照應或又云　容妃諸語酷揆璫隱急求兩
解會議之日諸大臣漠然不語挫失機會是猶
杰然殷之垂燼也天地間必不可少比干一死
逆魏之方熾也天地間必不可少忠烈一死揚
忠感不請問閣臣乎問臣不言也藉有言者幸

而不死豈成一忠慜哉忠慜不死賊嵩不敢忠
烈不死逆魏不許噫人心不同極矣移宮則曰
離間值宿問疾未登極呼萬歲則曰無故事濫
封典此亦曰保護彼亦曰保護初
光廟下考選撤稅發　帑則曰宜留中曰更張
勿太驟公皆大聲疾呼拚九死以諍誰爲聡聽
有何調停枝梧兩解小人豈可作緣嗟乎天不
生忠烈實可盜大臣可捉格之宮外
祖宗家法可變亂十六歲之長君可弁髦輔佐

堯舜要緊論可盡委之不痛不癢之輩任路至
大乘巧大便益富貴可長占而　國家大體緊
關之際悉作秦越人旁睨則是非羞惡之心絕
而惻隱之心亦絕造物必不忍嗟嗟義子孫[illegible]
逆君父殺忠直而崇彪虎比比然也公于是辟
將伯助予戛戛乎難之哉即有賢者流落放棄
行吟澤畔甚則與公同逮同死奚望救于他人
哉人涉卬否公不屑矣公自稱癡愚冷落迂腐
拘攣人皆指爲怪物噫人不自怪而怪公從[illegible]

宗社立心則怪之從　君父起見則怪之若然
而虞山石堤長四十里學田八百零而步禱血
書撲體長跪達旦七晝夜而雨爲循良第一又
可怪也若然而應山肩挑五百里乃下漢口無
子粒派入條編爲請折額免有功德于民亦可
怪也豈其然乎繹公言無使后世謂顧命之中
此時無一人有男子氣憶舉朝皆婦人則眞怪
物也已尤可怪者云公宜死法吏而不宜死
詔獄等其忠義之實姑于慘苦之名尤怪之怪

也已繼夫人詹寬疏草泣諫知公意決遂止不
言終不少泄詹常割股愈姑辭旌已而兩子就
行從孤幼寄廬山風雨城樓四年雯斷以死殉
姑者其夫人弗怪也母夫人　同入即見公手
疏經宵且問云何公曰爲應山桑梓寬縣役再
已以實告母曰子禍吾亦甘之血衣數片斷髮
幾莖頭面破矣留鬚浩然子死母俱母死婦俱
縣斯以談其母夫人亦弗怪也
史氏曰公有四子予識其三檻車潛逐走廬龍

而瀕死洒血上書湘潭之濤皆立
天子爲改容加禮秩焉公入別孀母從容就死
故其言曰願　國家强固　聖德剛明即身無
完肉屍供蛆蟻終不作一怨尤情辭藹惻較三
閭大夫過之矣夜語刺客曰殺我無誤傷我母
其人謝而去同獄孟淑孔藏公絕筆題紙并殺
之以滅口孰知孔埋壁下密示弟藏巳屍背以
出神物護呵顯純又火公血書凡二百八十字
則珠商慧而密記出獄爲脫稿敬之哉嗟乎余

以死許 國自憑几而決矣故曰臺諫折之而有餘有天下者滋言路剛大之氣而聳發其精采至死不變葢自爲 社稷計哉

贈太僕寺卿前監察御史周公來玉傳贊

天啟壬戌四月京師雨雹公言事之始越五年丙寅王恭廠火再雨雹朝天宮災公死事之終嗚呼天人之故微矣哉公既被逮慘掠六月沉獄七月還尸魂魄甚香千秋藏玉壬申季冬惟其吉矣是年秋大司寇上天下死刑向借封疆亂察典仇殺公者以過奴論死天有顯道可不懼哉自昔中常侍鉤黨殺士大夫郡邑承望風旨故郡邑之威與黃門等然寧有主名異哉來

玉諸君子追削票自別擬張可周稼疏草屬恙
癘刑桃倩李代居下何父魏毋客之輩烟鎖蛆
盡而前有沈後有寇兩太守蕭蕭立水崖雪巘
中望之一似古先生其人故在嗚呼此亦當世
得失之林也君諱宗建字季侯別號來玉自浙
來吳江之蘭溪至曾祖恭肅公用門始大浩氣
鍾來玉
上登極覽公子生員延祚延祉三疏惻焉贈蔭
有加蠲除贓誣賜鏹溢全葬僉識予諡祖孝廉

公式南祖毋郁氏父封御史公輯符毋孺人顧
氏並贈大中大夫太僕卿如公官妣與元配申
皆碩人蓋異數云公劾賊魏初名進忠以首言
故首禍然公爲其難諸君子正不易也能逢比
干何後何先獨哂公言之後又踰一載竟無六
人言者公自踵而言之曰指名彈劾獨臣一人
爲可歎耳目不識丁心存叵測公疏中二語賊
魏絮絮講筵惡聲徹御座狂號奔仆願乞爲僧
以酬言者幾落姦膽國有人焉其猶可制也而

半已化爲婦人悲夫初擬廷杖而免有旨再宣
客氏公疏天倪初諧前星將朗不宜使私恩小
謹佞色柔聲開訛搆疎淑愼客睨魏而歎旁有
諫者聞之拊手彝生富貴乃在此諫因察中公
公力諫傳旨杖八十怡然深夜待旦就杖而又
免及官光祿不拜令旨糾大璫王體乾論票廷
杖公至是三擬杖矣而三免禍清禁師三救之
嗟乎乾坤何等時哉彈客奪俸彈賊賢等三免
杖以此知重閽權則旁竊漸杜閹臣得人則閹

權自重居斯地者可不勉乎自絲綸轉爲贊頌腥風毒霧不可嚮邇然後知公慮遠也竊怪劉朝典兵一事公言三不可九害留中遂寢豈祖宗家法不許干與外嚴霜烈日足憚耶天下事尚可爲唯言路與閣人隔絕雖汪直劉瑾不久自敗賊魏借力省臺而正人一線之生路遂絕然後知公慮又遠也嗟乎王聖弄權宋娥專寵令萱蠱聰朝恩來叛童貫招夷逆振逆瑾取鑒匪古其詞危矣無以中人參决疆場之事無

以腐豎品隲文武之才其旨凜矣權璫貿報復于言官言官乞聲勢干中貴其言痛矣不如是而忠臣義士之心不快噉義子而賕夷齊吹枷鎖而立楊左一息尚存囊沙覆石浩然去矣取義成仁遠之日母子神相告而不語顧母即涕母惟子有心母知之矣且生子而貿不嘔出心不已生子而膺湯不相隨入獄不已安在語不語也嗚呼七尺辯軀八旬辭母在獄日短事親日長不如是而斧子賢母之心不快邑令圯類

以太骨譊交戟呈身而頭破面亦死法則死矣獨恨死公之後坐贓五千老毋死幼女殞夫人公子流離奔竄次子祉以幽憤率嘗其甘 溘然如是而雖奸陰賊之心亦弗快雖然天意故快心之事乎奸賊快心獨君子爾乎嘗謂公古今快心人也見解快文章快肴目快議論快心事快政事快見道快判斷生死快天生罵賊之舌快先儒有云知飲食則知去就知去就則知生死古來不肯去之人即不能死之人判生死如

飲食然而后第一快心之事常在我獨公壽臺
子卽能辨此蓋楊忠愍之快地下也公十歲兒
婆娑戲綵聞長者言而快地上故以是知之吾
聞恭肅公掌銓清執在
康陵時諫擊大閹顧淑人父銀臺公存仁
肅廟時直諫戍保安公慕焉既課最考選永豐
權勢得官僅虞部久乃拜御史自其祖伉直被
誣狀且為言銀臺公而里居則蕭寺閒藝重地
請折安富民以安饑民雖孫禱敬共嬰禍數焉

在光祿所省糧解及歲汰五十餘萬有功德於
民宜世祀況烈死公立朝伸救多省臺史為敢
言直諫之巍碩所師事多正學鉅儒請祀請謚
則仗節死綏與清忠澹泊之名彥持論以遵事
為先品人從家國起見論學宗性理大全方公
乘八閩之聽遽丁外艱苦次相對圖書數卷已
聞萬公杖死頓足曰是以部官嘗試也舉朝無
一人敢諫此奴手滑不知死所矣亡何得正而
斃公事竟矣獨念公真能辦國事之人未可死

耳始公令三邑其大者令武昌為井閭哥至遞
役貼次役删頒役而包攬絕粉廒視漕艘貯粟
如額單不逾民吏胥不逼糧戶令德清軍兌置
爭歪十餘年誅縣舖舉火出劫亂公法公偵之
先而密擒之計船定廒如令武其令仁和刻圖
定數非竣收單杜洗革羨又計艘為十敷收測
廒視其里兌則船視其廒安黎冊如井閭其遊
水利興學較多于簿書期會之外超然自快往
剖摘神快磔掠人之肉鬼為披血而語不勝邪

也大都識之力倍于學急智之妙倍于長才公本快心人快則省事快則便民嘗巡南城詢故一牌蜂集公批人命狀一人一騎而外首告剪其事此狀中所未載者公遂抵郡士民號慟吾郡忠介周公大呼直入西臬遽所執手罵賊豎者欲與之同逮死及在詔獄日與忠介講學不輟不亦快乎有子情詞壯直令聞長世狀稱會勘雖剌顯純復嚙其指零落幾斷吾聞詔書夜殺純衣不及披凍立西市裸體就戮不知鑽攙

堂張拳睜眼筋斷脈絕作是觀否諸號聽記號事件絡繹不絕取忠賢矯旨輩亦寒心骨立否初虎丘逆祠成逆像至自杭余令客夜偵之頭大于股裝以别面身首異處則私喜次晨令客覩禮焉吳中大家塗金抹紅粧龍鳳糕羊酒相賀官長羅拜若而人余則噴飯恐失笑不知周氏兩家公子已將斬其頭碎其臂臍土木而吞嚼乃公持火照亡羊有友五人焉赫赫明神能無快乎

贊曰公嘗作論語商云余之識公自浦漵采蓮滿船明月執手長橋遂商政事相期閉戶成六曹書今已矣無論商政事卽商讀書不可得矣公閱予闈卷目為劉贊許顯純之鍛我詞林三人獄也首予獄辭指予日夜思圖翻局誓為誅主國士遇我差可謝公後死者無責乎公雖用忠烈死而衷懷豈弟幹敏過人毅且雄厲殺賊冥冥拮据公亦甚不暇

天子聖明封事故在死臣之言得行臣死且不

朽公地下之快未有極也

都督師俊朱公傳

始王元美爲關之欲傳公公曰廉頗李牧乞太史作傳耶雖然公惡可不傳公諱先字後之别號師俊幼孤年方泰舞陽召賓客笞辱縣奴集智勇籌河套異人授火龍神書榜其堂曰坐止三千客胸中百萬兵公古名將也功成解組類有道者居閩八年鍛鍊於學然以戰起家首叙戰云初擒勝方於潡浦石墩間募鹽販五百以精兵破勁倭前侍御梅林胡材公撒鹽兵屬李

所部義士隷麾下時嘉靖三十二年又二年倭
大蹉于吳越留都震胡發重兵于公曰彼以寡
擊衆深入則專此以寡擊寡擒其不意奚多爲
分百夫三道戰三捷斬賞故靡其旗功爲他將
掩冬督撫會榜破周浦巢秩金吾公取榜歸是
日虔子夜必風且雪利火攻與將士約約已薺
暮果雪火入疾尾之斬一人遲渡者趣赴水將
岸賊驚於犬持長矛刺水中有木盂蔽公首去
擾羣犬行犬爲不信布火器而返雪止風颼火

盡發諸將先是受約則炮喊不絕倭疑大兵遂
奔烈焰中搖殺乘明自殲其半追斬海洋大戮
之周御史捷奇功側注三級諭盟明年徐海擁
倭數萬圍阮督撫於是胡公手書五萬金又易
十萬金五戰解乍浦之圍不受賞嗟乎以十萬
金餌公耶以錦衣腐鼠嚇公耶世稱嘉靖之際
賞信罰必頗著戰功然乎否耶妖道李福松兵
號數萬公徐語胡曰敎者一松急之人人松矣
需七人可擒耳七人受討降松詐稱汰歸勇士

三千近在澤可招松喜偕七人行不數里望公
貴蓋坐怖而遯於水則七人從水底斬松次明
年王直大寇盜　嚴旨責胡公胡撤問討者三
千人守五嶺公乘夜擊渡請援於大帥帥不許
自揮戈入以全師返大帥反馳役梟所部一兵
以退後爲名台守譚公綸揮役去公感譚知此
營以待直擣穴斬首左胸中鎗猶扶疾戰鬭死
勿顧是役也於事外從戎不死陣不死幣幸耳
胡令戴死殺賊公哭曰喪師者不以失律受誅

力戰者以議尸論死倭無可平之日矣胡手書
慰之抵福清即席傳令席散徽獻乘宴享不備
陰圖川谷倭至不得營上遲賊巢楓亭寇悉平
其疾抵莆陽討安溪澳而梟夷兵奸人婦者詭
他技兵以安夷心持重若此浙千總汪緒糾衆
汪奄將非兵謀不利於胡胡自入閩移公坐營
一日遣奄行急胡令賊腹王遊戎擒緒私邀王
語乃授符戒轅門無人王王徐出而代王擒緒
者已收錢塘獄以緒近憲司去縣遠而自逮奄

錫山引領受誅時浙直內變平從胡於閩胡遂
辭任偕北行既歸里一游燕試將才第一前閩
撫王侵賞獄捉公證不忍訐舊帥曰與誣王寧
誣我卒坐論死在閩獄八年冢御史直之予歸
两廣以番夷猺夷微皆謝不赴應天撫宋三疏
而後出在京圖點二點將大治戰艦豪門無掛
占成雄鎮在西粵陳猺獞寸兆事狀殺刃訟抵
蠻潘帥善樂宜導帥善伏謁具牛酒在薊鎮虜
長壽董狐狸等提兵降之在輜重營換卒豎豐

王水田兵多豪家占名餘軍公曰營廢將亡兵失統曰餘今設營分隸誰餘者悉還伍老弱留營强壯出採輸公府一偏裨一餘給軍士以營爲家開種水田之令公案其變不聽已大渠屬公定之會　朝議散兵公單車行田造圖冊開誠訓告壯者兵老弱給道里費耕者籍農諱止會南將韓沛賊著督撫褰疏發其卒歸臺守公曰千百總將安歸田兵車兵皆南人月糧少於他軍此舉係安危也尋進副戎督南兵營去轄

重六十里留家人范陽城外不逾時臺兵以裁
冗故二千里棄臺守公自府咨力請易將兩旬
徑赴亂所擒首惡吳公泰等而麾下罔聞知是
時公名在大將右忌公以裁冗嗾中而代蹇受
過卒誅戎首故諸將多以南兵罷公一歲三擢
云副戎狼山乘破舟提孱卒謝請謫以都督僉
事鎮東廣不二日闖酋入犯首衝閫移公鎮之
道潮陽戍兵鬨於市有遮公行者公毅然曰救
焚及未燃棟焚原燎嗟何及矣居恒有分疆臨

變無彼此驅車入城諭而止蓋　神廟辛丑年也嘗日嚮昔斬將搴旗功祿祿所可酬明主萬二者庶幾擒王緒斬褊松定塞上鼓鞞之兵撫朝陽搶攘之卒乎公轉戰二十載石湖之戰中火矢瞋目一呼皮盡脫失其痘痕卅山之戰鎗入左胸數寸海洋之戰鷄鳴問界直指琉球須臾帆轉冠騎山湧立射殺倭將身中一矢嘗宴携李酒酣舉矢折竿百步公每戰先救被擄親斬六十有三部斬一千一百九十有奇推嘉靖

戰將第一倭犯朝鮮閩海沸然條上二十七事
行之捜倭又討軍實閩不被患乞骸予歸擢僉
書蹈都再鎮廣東疏辭甚力大司馬覆稱宜遂
抽身禮待以爲不知進退者發一大省有詔馳
驛公每出一瓢一拂一圖晚益杖隨一痴聾童
子調疴山水又二載逝卜葬江寧年七十有一
所建軍功例得兩萬戶今第一千夫長而未陞
功禦倭如石墩一里逕平望之親掄柘林木瀆
乍浦長安烏鎮沈家庄笠中諸洋之親斬伐敎

如李福松之執訊終公身未嘗陛叙云公曰請可律已不可律人又曰清非難清而有爲難屢戰却金如李中丞之千胡中丞之十萬殷中丞之五千皆圭不顧而拒薊鎮之側金罷西粵之紹贊在獄却知交之月餽以軍行功辭三太守之厚遺及居里孫郡守過公廬必一式終孫任未嘗交臂也初將百夫損十三人某縣令髡一卒充級公憤辨令黜官解役論死南營喋兵劋府坐戮公皷其耳曰汝如是足矣鞫非兵於武

捄胡縛百人將刑公入付鞫以七人論死仍感
夢言於胡斬五人未減其二所縱九十餘人皆
不去遂隷爲兵嘗立司馬門叱提騎暨官軼部
椽交觭齕公所知捐槖左右皆不許帥府犒錢
貯藩司及爲將徒軍件金額其不皦皦噭名多
類此尤務持大體大將軍薦人而不錄大中丞
厲聲而不聞閫之役按撫調兵不和勸以先國
家之急交驩如初官西粤不合於廵使戒無入
公從則喧而入問誰喧公曰彼小人焉知國體

葬夷錯雜公其熟思初入獄獄吏呼公官冤以
名公叱吏跪若官也何名若犯也何官叅戎時
直指語人曰朱叅戎如狂公投揭云夙有戰傷
四時弓馬盡廢近來發熱一身行動如狂公生
平問學精於居獄炎天衣錦茹茶煮虀爲減暮
膳居必複室不妄交接石孝廉震除夕入視曰
今非上且赴選吾友朱君幾可寄服食不幸死
陳君諳可葬後二十餘年石以強項令游綠川
出橐金爲朱公子納采公不受嗟乎石亦奇士

公讀書彈琴中夜以思我心肯釋人天心乃肯釋我遣呂孝簡藩牒先得曾案授之郡鞫公究曾遠曰朱金多易釋耳某案在且得自朱公公白王中丞坐辟王反覈之皆不與辨西粵官廨歷妖蟒毒前官入至殁十七人公無所覩其一驗賊初借胡上獵車白着頭劉慶變而杖殺諸奴懷刃者閩有盜課至萬戰殁朱公璣子也募義償亡出之獄居家籍倖亏族簡書袍笏與予孫訓子曰汝知戒得之旨乎正如趙孟視蔭歎

餘生無幾爾子姓化之皆篤於行孝友其孫敦學祖文孝友經濟眞賢者及子綬武解登第沉重有父風云綬兄紱弟紘紞諸孫文學知雄壽陽等並能世其先著家法居喪不佛不牲婦人幼子不送葬南兵營變距顧淑人范陽十里將佐肩輿迎入淑人謝無公命不可官輒至入别小婦較尾公遂不別而出妾燕人也或以公言往曰已嫁朱公不可見矣葦姻家仲中翰所決人治具迎姨買一艙歸飲食以賓抵蘇卒有姊

適姚寡公迎養於家辭曰豈得歸朱門祀姚之
先人哉以八旬老媳到孺人矢卓節上於　朝
表其閭吾友祖文母也公模範遠矣公善鑑古
嘗神一敝琴明月琴乘風飛去公曰凡人未遇
時爲人所分量正當奮發有爲則命自我立此
處困阨者一條好出路也嘗言我兩世人自有
生至患難爲一世自生還至謝政爲一世嗟乎
若公者雖千百世可也
贊曰朱公束髮從戎血戰二百有餘知幾勇退

而于澹于夫長朱人有日重壞臣爵祿輕壞臣

廉耻公知免夫　廟堂修保闔功不獲與朱况

兩中丞戚少保同曹而議責在樞衙痛在主論

若夫世爵輕車於先生何有哉何有哉

封翁陳雙梅暨朱安人合傳

西京多循吏爲政有根柢而漢詔與賢舉能蹇孝子順孫獎賚無虛歲廉能輩出夷考氏族何寥寂哉閩內益稱史氏逸之耶閩同年二何陳君世稱涵江陳氏太公諱有斐字爾仰別號雙梅以子貴初贈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及贈妣朱安人二何久而墊以食貧誅其親非以既孫暴貴壬戌余與君同門已薄館試不就初司南計倉議節關議革然猶是升斗活而狐鼠索[illegible]

帝曰惟爾才試諸大海盎余與二何言孝子莫
若守身守身莫若愛民愛民莫若去色居鄉而
好色士無可商之操蒞立朝而好色官無可滴
之事功恬淡則致其果樸靜則致其决如是可
以牧民夫事二人所以事一人也事一人所以
治千萬人也不二心不二色辨在貞僞刺之而
痛貞觸之而喜僞二何沉沉焉觸之不動矣刺
之輒痛矣太公出繼母輩最後背南樓公最蚤
南樓精治易及門林象川丁槐江江達泉皆成

進士去獨用蓬掖老兄泌齋並困罽庠丞銑殤
父兄兼自悲也幼携養外家念禰祢來不自悉
南樓色貌值諱日儼乎見之時摩挲韋毋加驚
處雲爲黯燭爲淚惟公父事伯兄雖酒豪自命
乎見浦殁而罷觴見浦公仲兄也撫仲氏孤不
自問兒女饑急人難坐少長春風而氷炭豪勢
噫士無兒女膓何畏乎霜雪嘗嘆人生極自得
處惟造次顛沛夷狄患難能嘗此而後可以恒
試於貧賤而後可以偶試於富貴方公辭德慶

歸粤城同旅疫作公欲歸竟歸矣然且曰死生
命也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東坡不瘞
枯骨乎豈緊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坡愛其
死我愛其生醫之藥之及旅人愈而公病公病
已以愈人猶甘之宜江少卿諸君而後動公家
濱海賈人竹木没於颶風里見攘之公在不敢
水漂古刹視木石謹皆此類娶於朱舉二何復
舉肇可殁之日一在童一在髫曰必跡三大夫
三何泣識之歲甲子覃恩封太安人姑逝撫栽

其柩出入必告推布操作越夕竈不黔無色慍
當是時奇市上助宗族俊英共攻砥雨濕負薪
就倉皇燎衣課讀於爨勞苦至矣太安人輒提
不誤一語大聲疾呼葺紉破裳爲客壞身
中論綴其問不亦艱乎載陽公以來世有隱德
必跡三大夫何高州太守斂齋公以吏治江右
督學紫峰公以理學御史見吾公以直諫廷杖
故著爲致史氏曰千里之母病而孝子之心動
動心於母子也必動心於君國也此子嘔出心

乃已若慰焉傷哉毋也與嘔心於詩孰若嘔心於政心方寸耳既已事君矣以方寸與毋猶謂之亂況以與詩文其存幾何吾知二何之所存矣夫漢之一政德也尚其庸課功也尚其奇故每詔奇材異能可使絕國者二何試諸瓊州無志三大夫之言

侍御顧公暨配黃孺人合葬傳

公諱龍楨字翼卿别號驤宇其先自金閶徙錫山高士勝四公避僞吳徵錫巖公魁正德庚午至於公成進士在

神祖朝以諫顯服官勇敢有氣剛而不折其不受小挫不卑小官二者具賢士骨嗟乎古之賢以左遷爲静修以癉癘爲樂土以刀鋸爲性命垂老投荒榮於金紫故能氣蓋天下神老識閒備一旦緩急禦侮之用而後於國家凶事之益

爲不負今遷謫大吏有一歎於小官而樂爲之
乎公名御史一倅曹州再令夏邑勤事以死方
其峩冠文石霜飛白簡登沾沾升斗者流人臣
分義應如是爾噫公去以粤閩爭壬寅　詔還
公職言者引察例公曰復職曠恩討典大制寧
遵制無倖恩爲試之役緣公事卻少露圭迹而投
劾解組覓然長者大都公賦性切直咳唾生珠
玉亦生雷霆意所不可如風濤之湧而虛舟去
來一觸即止或曰逢公怒如逢公喜而逢他人

喜或不如逢公怒云初官太行之命諭祭王藩
府妃譏奪其嫡口篤遺命公白主祭謝之恩恭
非長子不可使命光而藩禰玥在西臺如援詥
子大杖而諭其子孝若繼母録三重囚其一三
犯刺無刺文其一指金珥為盜贓皆出之夫威
嚴若明神而獄沉於犴狴溺御史大夫職矣世
皆知公彈石司馬李都督然風旨依忠厚云河
東鹺政利寧歸商額溢三萬以充邊餉使不餽
薦不私鹺不側其行也司李僴棠籤楪蕭蕭而

粵璫耀以明珠舞以能詩之鸚鵡博公一笑可得乎公檄所部無以屬禮謁稅璫上諸不法狀奉有李鳳與按臣同心不得執拘之　旨以是減稅額行其意新會士紳中誣被械疏什株累調護甚力建育材館嶺人思之大哉

神廟之爲君公常抗論權閹新甲榜百人壯之願同死　上責閹而直公萬里之外公可謂得君然終公之身官不過令尹與生前槩若死後贈䘏求乞無已不大徑庭乎要之告公用圭璋

忠補過人臣寧爲此無爲彼公嘗讀書壯觀天地間一眺晴湖巴見大意不屑屑鉛槧重嚴公稱其弟伯兄稱其友而買田給諸昆甚厚執毋楊孺人喪甚哀幼贅於黃祀之别室撫其孫皆公大節黃孺人少習女訓儉而莊異居勤餽遺迎養精鮮腆以饔餼宴嘉賓以置貳閒哲徵毋氏卒而遺金日黃之橐顧不得私又黃孺人大節也葬荆溪君山在小公篠嶺下予登絕頂宿自然菴一夜聞獐鹿聲公寢處其間可自娛山

祀袁府君抑古骯髒不屈撓強項賢吏也又可
挹而友矣
贊曰予不識公雅負能御公孔孟尚矣吾人當
學子路孔孟之名美庸孺修言之欲爲子路非
壁立萬仞不幾也自叔季多偏至之材而士大
夫好中庸喜緣飾不知三代以上各詣其至而
隨性之所近故能動天地開金石務蓄力而珍
氣蓋閩諸陸務觀云吾輩儒者當有大畧曠然
無疑於胸中勿効武夫俗吏局故常以此傳公

庶幾無失公哉

大叅中瑜顧公暨元配任宜人傳

公家江陰白鹿鄉徙長涇寓錫山東亭再遷涇上封翁雲竹聽尤村數十萬松生而哦詩彈琴其間山川皆響及則樹三凡弟塋以沸濤樂魂魄蓋嘗被髮吳越不以家挫故遜殺兄之盜又嘗挾母烈船中倉遽出賈人金與火司爭然諾既貴低頭阡陌提藥囊活寠貧饑糜殣樵與徐宜人對啜糠覈而以精糉進鳴玉公侍病則蟣蝨攢衣不解帶古行義君子也公為雲竹冢子

與父省德其父曰白簡中有鎮邪丹書中有鈎
吻其子曰當官不知有家居家不知有官其父
祀醫聖祠所事餘姚諸公其子三從見龍涇陽
雲浦學其父合色脈察[illegible][illegible]辯醫要其子有理
人譏其父好琴好詩其子[illegible][illegible]其父徙宅避囂
侮其子強項中權譾其父八歲知醫其子右挺
筆左搖扇病左耳不[illegible]憶公病目父代之明病
耳書代之聰醫目莫若父醫耳莫若書遡其先
守誠公却夜色而晨舉子是以鳴玉生有潔癖

既舉公封翁開啼貴之鳴玉敕斷擲荷戲躋再風漂搖勿恤也傳文學楊含龍城自公始有集人傳政事慈谿歌之荊豫尸之延綏之役金鼓勞之以死勤事五過括蒼括蒼哭之過聞聲而思西蜀盼之傳出處以壬辰進士自守令歷部臬所至有聲一再出山乞歸不允或指鳴玉像而悲然歸自乙巳娛親之日長可無憾文尚氣格政尚典型是可傳余聞諸伊闕霞客三徐子徐江上奇士也嗟乎今不善牧民者輒題之曰

父母而古善活人者反名曰秦越人豈秦越人真父母僞耶嗟乎治人者未學操刀而割太倉令淳于意不爲人治病竟吏於民自不病乃病耶謂生人乃殺人耶或又曰秦越人貴老郎爲老人醫貴兒郎爲兒醫無特操所以秦之越之歟然則賤老將孩之耶賤少將耄之耶噫嘻天下所以思秦越人不思父母誠治吾病而已與其父母我也不如秦越我也與其父之母之詎毛裏不屬體膚如秦之越之痛癢相知甚遠

開封翁善治傷寒公亦然大都小民不可太熱
容士大夫不可有喜色士大夫喜小民戚矣治
寒亦宜治熱治人熱宜治已熱吏道熱小民寒
矣居鄉不可無熱腸居官不可無冷腸居官不
冷居鄉不熱矣如慈谿苦里解苦催徵苦礦使
苦繁累苦奸書苦簿票苦期限苦堰苦潰堤苦
坊役供億南昌苦宗債汝州苦濟饑苦盜苦派
道不通苦解戶苦買米苦暴骴延寧苦不宿飽
溫處苦海盜嘯聚苦流民雜處苦保甲不斷行

苦內地接濟苦缺餉通糧苦海口販苦城圮壘
寒疾也公去其寒卽去其熱正喜偃蹇傲骨不
作熱想耳慈谿之人曰邑治踞浮碧山形勢未
合徙之麓蹟成而民不知南昌之宗曰覺於乎
明之以讓基於敵開之以平隳於奢誨之以儉
汝之人曰孰分道而給民於家孰隨役而受糈
以官意海內祠賢良者凡幾茂祠扁鵲湯陰一墓
而已祠下有草可以已疾也公能已疾慈谿名
宦伯房琯至公祀十四人止耳督餉之役捷聞

者八其去也一弁拔刀刺臂金錢大集俄而歸然廟貌立矣並傳任宜人任宜人自足傳非以公傳蓊余前所言子父之肖也其父入病家鬼遁逃其子長揖不拜礦璫其父封室傍之塚不權子母而貲參芝其子飛檄平南國兌運其父黑龍掠蓉湖之舟返風迴彭蠡之艦其子采石江邊人馬墮而忽躍固已奇矣其翁畫唐夫人乳姑圖其媳訓行之其姑粥糠粃餅豆滓其媳暑不箑寒不爐問寢高堂夜分緝績生而蓼集

卒而芝枯捷不及聞悲哉茹荼仲子孫綿詢諸
父又問談氏姊如挽之懷中別之乳上長跽膺
高堂之色銜悲諷同室之歡其詞痛余讀而悲
之望之宜人父也學夫宜人大父也十三來歸
甲戌始稱婦幸哉有子公諱言字尚實別號中
瑜教子義方與次公文學白首驩所著有恒齋
稿二卷
史氏曰始太公操粟出卜醫乎讀乎讀吉然封
公自名醫公自名吏公之爲吏迺以膽智著濟

危症如遮說閒行瑠不出於途鎮定海軍於倉
卒濬渠救荒全活萬計非受禁方何以有此繇
斯以卜醫詎不吉哉

李貞毋傳

三從先父猶之先河後海也重本也父嚴毋慈將爲嚴君焉吾宗長者二水公諱燽洵嚴父也乎哉居恒述我家位列上卿公堂菜食建言傳罪槀滿四金士寧窮餓以死勿行不義于女則之允壇卓于庠而李夫人爲賢毋毋始歸李曰王霸之詘容于令狐子也妻以言高之終身揹遁桓少君更著短布裳頌義不衰況補紉饘爨荼所自茹也爾丈夫家于常館于吳徒行不楫

無忘夙昔所不憖于兒女子也既舉子仍杖其
祈産也毋寧瘁吾子李大夫不可然是者足以
章教而正俗大夫諱應祥字善徵别號雨亭其
先辭封不拜
高皇帝賜田邑之陡門里諱元丑而沐齋父子
世精理學生公先娶毛孺人卒毋猶逮事孺人
楊歿以禮終公督浙餉代之子毛孺人遺子女
三代之毋公令臨海遺愛世祀爲郎九年出按
藩臬擢秦督學勇退惡流毋佐之廉于官益余

往年游鴈蕩過台兵大譁父老言曩者公召隊之長各予大鏹一聽剖譁遂定此一端若徒步禱二十里外宿莽蒼之野惡溪暴漲而不驚毋也勤身畢約匍匐側助肅括以雍亦足多矣公歸自秦且病毋戴星披行望前輿泣數行下居亡何傷瘁不瘵從之楚梟江風夜狂舟飄六百里犇集一江渚毋于江水混茫中窺隸夫將披之叱而去始嘗嘗兩過錢塘不識西湖數十載居梁溪不陟龍山毋生而嫺于禮者也甫三四

齡不雜乳豎嬉故宫舍步武内外之聲無相接
嗟乎李夫人仙源自言六十年不一面赤終身
未嘗戲笑禁公家法如此猶歎范忠公不可及
宜二公樹品之卓也葢至闞華組弄柔翰工篇
什將奏諸房中肄于風雅俗流失甚矣家無半
臂則賢房太尉不逐時粧則賢崔樞李母雖笄
幃者流貞心亮節以翼諸孤厥惟艱哉其子言
之不若非其出之子言之非其出之子言之不
自知非其出也長公太學延枝述毋訓曰而長

也吾從子次君文學茂枝曰待吾母戚屬與己父母等故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均平而專一示也雖然均愛也不均嚴猶謝世俗譏爲名高耳寒夜篝燈燭且欲泣母操作佐讀曰文藝末也而祖辭爵受田而曾王父而王父辭官受經而父六載爲令清畏人知家法具在於是少長聞之咸式穀焉母貴而自乳十七年免仍枝于懷與伯仲競爽其訓曰工文字不如謹規矩倣佛不如積善多財不如儉用刺繡不如紡績類有

道有謚貞母固宜余一見母梁溪再見於叔氏窮巷中叔亡以斂以殯哭盡哀若是非難也待伯仲之母黨如己父母兄弟是以難也

論曰余樂道賢繼母事然傳記所載有兄弟爭死以一言寬前子卒兩赦之尊爲義母者有解繫臂之珠吏垂泣慰遣母子與夜光俱明者有親調藥餌詣縣白罪如李穆姜者有令其子衣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魏主復其宗如芒卯妻者有盡讓產與前子令己子遊學如

余楚妻陳氏者讓産非中道也處瘠難矣娶以
諸母屢變李母守常諸母之子賦性殊而母三
子皆賢唯常者可法賢者可傳遂援筆識之

陸貞女傳

貞女陸氏父嘉仁居長邑沉河之東偏世家裔也以貧業農貞女十五萬曆卅九年受徐學博士廉聘許配幼子汝鎣越二歲鎣病女遙聞不起裁縞衣訃至服之絕倒絲是日不出聲夜不解帶食淡而已疾謝禱醫恨不速死隣嫗因從母微諷之其家時督紡織勞苦之為伊妹治裝及氷之泮迫其詔之女罔聞知貞守三十年會翁遠歸入門拜謁執媳婦禮次日奔夫墓悲號

勤地翁春秋高八十餘貞女勤紡績親箕帚代
汝鎣以子當道旌門郡邑志焉赫赫　王言以
待大諫嗟乎作善之報徐學博古君子八十年
閭修如一日云服官兩邑再與於陟明念故園
松菊不以山陰萬瑯玕易也歸歟歸歟子若孫
莫不承其三世清貞好學與之居處如游太古
而又報以陛貞發爾女士柰何不行善徒富貴
乎哉士之進也比於女貞貴有守也貴有漸也
二年而許死夫三十年而事耄翁异哉不歸於

縞衣升屋之號而歸於星霜頭白之暮得正而
斃焉事我地下之人快矣修身以竢焉事我地
上之人快矣於是汝婺哭且歌胡然而哭也見
二年之婦也胡然而歌也父兮生我始見三十
年之媳也兒雖夭無憾史氏曰吾渡錢塘貞烈
不勝紀曹娥女也最著有娥旁祔幼者七八齡
皆孝烈乎常寓紹興大善寺寺祀肇與夫人初
以扈駕功征封然夫人亦女也梁天監誕於錢
其父大輿富好施妻沈夢梵僧持明珠授沈吞

之女生名善娘絕葷及嫁仙逝勸父毋捐奩造寺既用陰兵顯又見夢唐武宗令寺僧嚴戒律其持酒肴穢辱則死及之劉生借寓夢旌旗劍戟簇而入輿夫人升殿叱曰我出征十三年乃歸速去生不悟又一夕夢將軍擊其背死丁巳戊午間吳中兩周生挾不潔以入一死一瀕死禱獲免聞者懼焉嗚呼生爲貞女死爲明神可忽乎哉曹娥亦多奇驗折祠中花枝自反接於樹勝國時醜女子禱而改其容類此也

高士樂耕曹公傳

予讀桃源記哂漁郎還歸俗漁也太守訪道愚俗吏也山中無曆日何問年華逐酒殺長子孫皆俗侶也意其寓言耶曹太公不即名名即之人亦有言醉不可及狂不可及今觀太公歌亦不可及也曹七登第公獨隱而骨諸貴族尊爲六兄之則豈在踞胡床吹柯亭留爽氣撲眉宇不俗哉其山川與人物相得如風水之適遭然故山川之精神不出即人物之精神亦不出如

曹太公卜隣三茅疑有雲霞覆其上夫名士必
莊士乃有待潮錢塘對月獨飲客亦携杯酒盡
無一語者皆有所自得也予新寒夜起覆酒缸
或笑酒自不氷先生病寒乎予新曰人病酒可
醫酒病不可療也予謂不如曹太公何也太公
嘗酟酟而出游則酟敗矣忘其酟也非忘也曰
世間不可醫者俗耳豈有訂爲紅友字爲黃嬌
可成敗論乎太公之於酒不以成敗論也相天
下士亦如酒當其贅於里里頁盎𦎫留贅也而

加親性好客貧不謀侑酒謀代酒者茗也而加醲好歌衆歌獨歌醒歌寤歌舉棹偕隱歌雞鳴子孫多且賢歌螽斯仲叔季不入市不謁宰施及文孫歌燕翼凡此者宜歌也而歌遇不平事宜哭也而亦歌歌之義大矣何計乎死生哉殁三十載而思又千百載何嘗不思亦何嘗不歌耶知生則知死何疑焉至孫乃壟始公不發於子屬孫父之師之母之除旦課文撥筐遺社卒大奮明廷晉陟清華歌曷既乎公諱孝本字浪

之歌良苗之懷新也子可明天啓壬戌進士太

公曰吾歌待子而永矣

紀孝子傳

予閱漢董孝子傳爲母報仇章帝義之赦而拜議郎顔其地慈溪溪不以孝而以慈善則歸親漢家意思深厚嗚呼人爲孝子出爲循吏竭知盡能以効之民所謂善歸君也司李紀公諱汝清字廉卿自濟南再徙文安世有顯人其父鴻臚公大統題壁云有子心先足無官身更輕藩云俠矣閒嘗呼盧自得賓朋四座雜以聲妓公如弗聞也者苦讀書閔安人久于疾童而視之

謹益自謹其身劾絕勝婢十五補諸生庚子舉於鄉丙辰令宜陽繁調臨賨公之在宜陽也墾荒建倉開渠減賦暇引錢藻之水環城栽荷間井悉樹桃李日俾宜民採食于近取材于遠貸而不書單騎衝雪感神鴉爲捕蝗齊廚蕭然餘烏雀權其治臨賨首清盜案梟寨屬三老于庭始徵戒無羨羨則召還之地當函谷之衝治城濠募壯勇枕戈以待惜乎裔志殁於是公殁七載矣公之子孝廉紀克家甫官泰安州知州奏

曰臣父紀汝清弱冠臨祖喪沍寒血凝氷絕食
七日抱尸偃臥草蔬廬墓三年臣祖母沾危疾
臣父孝感羣烏夢神授藥病少間巳葬負土龜
藏廬墓如初河水暴發乘葦桴築堰墓獨完安
天子下璽書褒異風顯之予聞鴻臚公昆弟七
人咸父事之孳孳講學執親之喪不禨浮屠獨
宿十五年殆篤行君子歟萬念者一念之所積
也萬年者一日之所積也生天下萬世者生一
身之所積也莫勇於一念故孝子積念莫長于

一日故孝子積日莫艱難瘠痒于一身故孝子積精悶以示人不之省也復正告之曰居官而好色無可商之功名居鄉而好色無可商之道德居家而好色無可商之心術公之孝于親能于官自不漁色始嗟乎天甚愛孝子君父甚愛孝子故旌孝者天與君父之大賞也君賞之煜耀史冊生則以子上書予父贈六品京職予二母及妻贈安人予在籍調理歿則以子再上書予褒予掉楔天賞之山居而石子種瑤夜行而

飛鳥銜火鑿地而金泣竹而笋破氷而鯉哭躍而鶴鼓祥練而鴈來玄黃之鳥集樹而假哭止雕胡自生鴝鵒自去燥地而湧泉春花而冬榮一禾而九穗尤異者墓火而鳥獸濡水毛羽滅之凡此者天所以示勸也蔡忠惠公曰三五之世忠孝繇性三五之後忠孝繇勸勸之尚不能況不勸乎勾龍弘道盧墓春秋高八十鬓長丈餘僖宗幸蜀過其第坐亭中巨石回鑾再幸賜錢帛衣服甚多復租賦三年凡此者君父所以

歎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錫類於同人易盜賊爲之京手其錫也異矣錫類於盜賊易虎爲之弭耳豹爲之環臥獸爲之撲鹿鹿𠫤獸亦匍伏𠫤其錫也尤異矣且夫善行無轍迹公青詞下烏古空中三大星何異乎其營墓古金鄉魚臺縛草人止桑林中母柩在焉何異乎墓故無恙古曰渡塘澗大雨雪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水夜至而不齧何異乎嗟嗟徐仲車自哭母耳呂漆聞之想見鬼神中夜鬧此聲亦須爲公泣也覗

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何以異哉足爲之屈材不
能起孱然耳可與虎豹同寢處此之謂神勇矣
莫雄于虎也弭耳不敢動虎之神離而孝子之
神完何以孝子之神完慎言語節飲食絕聲妓
孝子能而虎不能天必張此毒獸于甚不示凡
民而示孝子尤天懸孝子之大戒也陰玄之臨
哭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久之鬼神助哭莫雄
於孝子也虎與鬼豈能助之哉劉元城一生不
妄語必則雷轟于壁其神不必耳大丈夫不自

雷而雷驚之不自虎而虎尾之奈何不保身豈
論年哉若紀公可與結大年也史氏日漢詔孝
弟力田廉吏三者生人之本是以尚經術營職
業澤及區寓邊垂長無事節義洵孝友之倡也
葢自高帝文景武以來所風厲久矣至光武一
振起之耳有味乎紀州牧之言臣雖甲乙不同
榜而父母則同恩節孝則同理　上以孝治天
下紀氏父子有循聲超然遇之資格之外表厥
宅里俾吏道趨于廉平敎化章顯規摹宏遠矣

鄧孝子汝南傳

孝子鄧汝南城東張香橋人性不好色乎常有言色身之力薄事君必不忠色身之膽寒交游必不信諄諄戒色蓋勸孝也鄧子不好色有其質矣十九娶孫氏少一齡親命立遣之其行事似過然先與之約既遣終身不娶亦可不憾里人傳兇癰割腹風風雨雨常在周孝子祠既臥病於家或猶見之祠中耀以明燈親嗜肉神者告之鄧子之神乎神之神乎抑見者自有神或

曰神光燭舍憐疑失火異香滿室父病旋瘳所
謂見者自有神非并長齋耶嗟乎鄧子之外惟四
壁耳像於家哭於墓斷酒一介不取預知去之
日去之日以親像囑同里孝子若曰咨爾鄰比
念他人之親豈不知事其親人人知事其親而
孝子瞑矣史氏曰有小孝有中孝有大孝孝豈
有大小哉量力故可久久故可大庶人之孝如
鄧子可以風矣豈吳人禍之不絕也

永平鵬南韓大夫墓表

韓公之去吾邑也幾二十年所矣何武之思不置尸如一日也噫公眞循吏也哉昨歲巳巳其孤某以誌狀來請曰維吾先子承匱而邑也辱先生知意當不朽吾先子也敢以表請嗚呼郎欲誌狀吾寧不習公公初爲青浦令以治行高等遷長洲長洲饒積牘牘數倍他縣縣吏欲以事嘗公則爭牘緩急持而進之公第行其急者而抵緩者地曰胡足溷乃公也後不以序進挾

汝矣吏咸吐舌吾郡遭大祲後賦役苦悉徐中
丞來請　旨力行限田檄下公首任其事履畝
躬度凡詭寄者分洒者一切廉其實而釐正之
悉遵　會典例所丈公田三十一千四百七十
頃凋瘵之餘無罷于奔命矣始公之訊訟也掩
左右扳洞開重門曰令偵我者無所容也其命
擷也直書訟諜曰令被擷者知所繇也兩造具
各識以標一去堂皇數十武彼此質詞不得相
聞摘發無隱者吳猾胥爲上官刺事陰修惓撓

得其狀悉眞之法未幾以五年最償調民部居
三日轉餉薊門便道歸省旣告竣改偪部尋晉
郎是時建酋匪茹撫順失利東鄙蕩搖三路敗
衂而開原鐵全遼門戶要害梟帥死于戰畿輔
震驚王爵以公請拜　命任疏陳元氣當調人
心當固軍屬當優瘡痍當拊款虜當聯城障當
繕錢穀當覈偵探當明又言召募有六難有四
易疏入奉　俞旨發帑金公遂就道抵關五十
餘日募官兵于六百馬六百五十未出關而開

原又報陷矣公怒髮上指誓以必復柄局若此之惜哉則請以萬兵救金台失白羊骨爲爭鬪鐵計不許則請駐鐵嶺俾爲修救乘西成禾黍取資俾糈不許則請令三總兵各率輕騎付之一炬亦免資敵又不許公度無可爲憤欲絕亡何委以監收海運外即親往蓋州套遍歷連雲島北汛口三犋牛旅順口等處凡險夷遠近勢佚久議不決者不匝月遂定已又請增設遊擊領陸口護益州糧儲有事則移海州爲聲援再

設水兵防三岔河扼險防盜爲勦奴泝流鴨綠之備條上悉格不行昔歲巳巳虜突犯內地公全家罹其害公之弟以罵賊亦長君捐金收葬其尸忠孝之氣上薄雲霄公親弟文學原性率子弟守榛子鎮累月不下賊恨而磔之天之所以全公與公父子兄弟所以報國可謂兩無負迨虜退奉毋歸咸義而壯之嗚呼離離孺子孤竹之光貞哉不易奕世之芳烋使當從公言虜安得逞當時

熹廟御極以邊才薦原官起用公不拜今
上改元旁求文武公當不次擢會卒弗果嗚呼
不慭遺一老惜哉抑先民有言期年樹穀百年
樹德公之德何以知吾知之桑梓而已矣夫公
所談者兵所牧者民而皆格格與時左我何以
表之以所知我所不知遼山遼水其必知之余
故表其大者他見于誌狀公諱原善登丁未榜

羅陽劉先生墓表

天啓辛酉羅陽劉翁葬武丘鄉之先塋余因宗揹一侍翁於問涯敢辭夫翁偉文人也哉就論文翁之文固難言翁曰六代之麗巧其志溺故其筆卑其精荒故其聲散大都擇为之謂才者今文總患弱耳唐昌黎一强之翁再强之遂勞芟穢時化變易將何不至是謂强而陳言去全夫天好作好奇好新唯其能之人不能强其文而奮拏與蛟龍攫拏雲霞其語笑雷風驟而勁

之勢然一落造物之沓再織天孫之軸雖綿恭
不若而況山龍華蟲九文之盛是以翁文皆自
造不極奇不止極其奇亦不止瘠緩單弊誹諧
索氣則惡之累百篇一機構則薄之將爲龍其
尾不化則偉之與古人同美好因其彫幾而必
與鬭精色讀書破萬卷履行天下必以牒隨而
軌轍不出周秦思曰季王歎季子左倚五車斛
方其書安在西京以下譬諸弗遺最恨才情恣
法律衰流爲詭浪是以力開新體應機發涌精

咏音遡二三名家直發齒吻形容不知誰元美誰北地然猶遜精覈于魏季朗質疑義于郁人文誚于鱗日襲至二論再論而晚年著述又恨不使見坐白眉于吟樓呼小友于門弟從孫參憲達生甫髫刻苦讀書性至孝翁白眼視當世為之一青噫翁幼好弄師輒謝去而四齡成誦十歲能闇顯其文汀州公固非常之公亦自非嘗將塾師知公不若父父知公不若公自知余君房曰古人得全於不好兼今人失全于好兼

公實兼之不獨賦也公不奇於藏書之富而奇
於擇言之精不奇於茹物之弘而奇于鍊格之
質不奇于骨法之嚴而奇于神理之靜其人不
奇於曠而奇于莊不奇於無所不工而奇于多
所不可諧以笑世矜以律巳公自稱僻不好色
色不好誰堪好者其所好特寄焉以簡寂為交
譜非元美于鱗子約子循淳父思靜季朗紹卿
人文如自傳中所載者不交悦禪杜關白鳳集
于房先徵也夫楊儀部金綬寧翁垂老不忘追

琢事汀州耄而孺敬共老姊手整其先神明譜諜傳篤行者舍諸借謂一行作吏六徙官未滿考仕不十載翁棄之不得如滑稽諧謔調笑人主前而豈其質哉當其淩風島嶼何暇問升沉於海若聽濟源濯足淇上陟武當禮泰岱以詩句賞江山郎官棄已滿且夫遇事輒發英挺不需忍坦罔設備不躓何爲剛者欲相淩不能柔者復不敢狎仕宦最得意之境何嘗一日磊砢哉予獨惜公能于其官而徒潔之以一丘一壑

耀之以千箱萬帙壽之以四十年高文典冊
國家曾不得材臣之用大可念惜耳金馬碧雞
遠貶騘馬之駕八關茗雪復返慈烏之廬大梁
平藩河北縛寇擲官謝誘以罪爲功然則諫院
必無逆鱗寇至必無纓冠藩黨必無討擒姑默
默焉惠奸滋蔓而後可幸無過乎翁實政事才
奈何空令文章顯公言宋之譬金雖百敗百衂
而不可已者張浚終始主戰守主恢復奈端玠
不協驟戰以敗浚愎而猜以專禍不切中邊籌

哉讀崇政論古之治如春日非不生枳棘蕭艾也芷杜蘅蕙皆得其養令炎炎夏日矣禹别九州之土未嘗謂江以南上上也三代國於三川之間雍冀之郊土人掌土化以物地相宜奚必東南乎辨之矣賢讃中殁可祭于鄉矣嗟乎一日之政事卽千秋之文章公能于官則惟能于文其言政也竊比善御者不詭輸不佚轡不終日馳逐行三十五里而止矣非馬不可千里也恐疾而失其節度也謂卽公之文可其言文也

使坎未盈豈能強決意未啇手能爲之辭乎謂
即公之政可政而不知者譏焉譽也文而不知
者譽焉譏也原本經術俟之子雲故曰翁之文
難言余竊怪知公文不知公政知公博洽著書
不知公精辨詮理特表而出之昌黎之文無不
驚誦破除强寇胡不聞焉必練於事辨於官師
之財則學可以致用不爲無益于時公自狀也
哉起公于問涯相視莫逆矣

南京户部廣西淸吏司主事後川段公暨

配太安人李氏合葬墓表

神氣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奚表大節存焉爾識大賢者事非其人文不能顯如其人事辭勝而品格晦矣然者可作也不受譽亦不受晦後川段翁三秦偉人也予同年中虛韓比部函其子欽等狀乞予表墓氏族也官爵也生卒也誕育也有言之者矣公諱補字希仲號後川三試輒首輒飆亦才人位置耳然十七而庠十五而飆

則蘭州嵘甚日夫夫也是晉陽世家洪武以歸
衣侍　藩封家于蘭者裔也是封補山令敏南
陽守堅世有隱德如曠如椿如增有子補劇劇
其羽也先後登進士楊若而人至續暨補一景
泰甲戌一補隆慶辛未二十三舉壬子涉大江
攬金焦看劍氣以壯其筆又七年成進士今其
子銓舉癸卯欽舉丙午銓舉巳酉鏘舉戊午鏗
貢丁卯宅相如韓比部足稱矣余所論次不以
官亦不以世公之能處喪也孝廉不虛耳登第

而思思而哭哭罷而又思無貽一路哭也可以
白吾親遂收淚服官士固有志所在以勤事祀
歿祀于鄉果含笑怡覩察地下也屈于位嗇于
年誠不以令名易嗟乎與利除害有功德于民
則祀之脫一艇之官不知令所來超遷去國不
知令所在灑然琴鶴何有哉悲夫吏道之薄也
不立誠不擇要公于是治曲周之釜陽河余嘗
過磁州除道沼荷夾岸三十里爛若錦遡流折
永年曲周奔千餘里達于運市賈盜其吭永年

濬闢迺訟公許開時啓閉長年與田畯僉便之
未幾有鄠米口之決公晝夜乘障負土寘薪水
道理孫學邯鄲步也懼失故步上下官如農有
畔刬代之郵且黃池裁而協和故歲千二百有
奇參天之發作常儀的乎公片言刻革大都持
體要重而出之夬而決之事上官不狥不忤務
行其志讞獄持平而已于鉤距未數數也媚天
子婿庶人彊禦何畏焉亦不以驅陽鱎故廢造
請尊賢友仁俗物自去吏也不俗人焉得俗之

羅雀而忘其寂門可常闢臥雪而忘其寒釜可
常冷日夜計過而忘其勤苦鬼神可常往來矣
知有俗物哉河間則濱河壯縣也邑田下下行
者飛鴻居者鼠角莫適雌雄公履畝所至清匿
田五百餘頃登于額荒田三百餘項咸就疆理
劬勞來宅者可二百間種馬俵解匹金三十五其
公自與買人約剩木二十五貯寸于庫徵三年
而兒一或曰不指而貯何居愛民者必與之計
久遠猶夫積穀耳儲積多待凶而須之乙亥水

明年復水大發庶噓氣作勢丞簿交粥之邑餓人審編而役乎置匭而羡去今置匭非之也公即不置匭誰敢求索哉簡士之秀瀛海名碩多置藥籠中與得當縣官之用勿言李桃矣驛政之麻也南解不入公罷之成禮而止或曰公何以南遷意者過客歡不可失耶予曰非也客之一飲一啄命也官之或南或北命也時之賤南貴北命也簾一客不逢喜偏十八衛不逢怒亦命也公浩然而南餉百千萬石無斗升溺者

昔遺黍滯穗今珠玉也噫嘻珠玉養單士而不足珠玉買歌笑而又有餘公豈有所感耶免喪強就選人遂卒于邸誰適爲之夢夢者不醒先醒者不夢立人之道四食淡而神生慾少而氣定膽決而功倍孝篤而嘉會有一于此足以不朽豈論年哉況于官乎配陳氏早卒贈安人子金繼配李家故儒素日見舅姑而鮮姑爲霽嚴寛公于讀奇文藻發如太華仰掌勤逾絣絣絖愛前子金逾已子天表之應巳子蔚起毋昜之

成代公以父治姑喪必誠信瞻望母兮代公以
子卒之日哭者盈室曾有九十之母表爲母師
母曆過之余故表公兼表令妻壽母

贈户部郎左龍劉公墓表

始余交念劬劉司農惠而潔令中州以戡亂著尊人左龍公渾雅簡質端士也一日纂行事屬簡曰朝陽之麓藏玉有年亡何王母歿伯兄繼之烈嫂從撫二藐孤弟入則收淚事吾母又早失怙紀載缺逸久而摭撲言夫隴上之文如炎見者掉首不顧非其質爾若子爲廉吏家有烈婦可以論其世矣劉自青州徙南昌紫漢宋南渡昉也徙樂平徙麻城自元末遷孝感自 國

初八傳至族以萬計力田蠶織子姓有敎彝之
色攷其譜牒如入玄圃而覽明月其閒高文寶
薄波濤起立荆湘咸拜其下公爲深山大澤雲
公少醇謹簡寂居處必擇情熱而理澆之精耀
氣湧讀一書專求一事彼日誦盈帙不求甚解
証坐不讀書耳嘗炎月正襟坐美鬚髯於修竹
翠栢之下南岳岩有公跡焉入城市如宛甫壯
發纍務養三十年青衿不識邑宰術部所至請
見則深往非神明練濯氣蓋天下能然乎語曰

少成若天性公十一屬文在羣不狎侮侮之岿然徵其氣定事師楊漸齋於僧舍甫明披衣櫛沐雜沙彌課誦中雨雪東向稽首是日王母誕漸齋歎良久令歸省以無嚴命辭已與友人聚談松下乃翁見而杖之松鶴山異日者司農公天才駿逸如泉出峽公襲之惟之屬峻龍護之一試再試藻暢於襟靈豪士如雲不啻臥之地下既獲雋而踞待稚室母命入始入猶爲杖折嗟乎不命于父則寧雪禱而不歸不命其子雖

芥拾而不樂登庸俗人之見也哉卒能淑慎其身而農部所至佐國家之急賢者許之有以夫公十八遊庠洗安人歸亡何翁卒盡哀而曲娛母念孫弟妹三年不入寢室以安母外內政掾於母至易簀痛白頭甘臕寄孀婦孺孤想瑰以訣母哀哉白華孝子美潔白也當其扃諸子鑰搆室塾西臥聽書聲會心處啓鑰入問取史傳忠孝節義歌呼相和納鑰於袖袖歲數易曰袖壞可補子弟壞不可紉也夫人目公而曹可搆

一第乎公曰教子職也窮約何憾里兒暴富公比之壽跖以解俗睡以所記癸酉大饑傾廩活餓人甫貸志其姓名如解衣𣨶吳廷器其尚義禮師傅修脯無常數他子弟皆爲代賠腿瘡癰有慷慨赴人急而爭錐刀于弟兄以周親爲雁戶好義僞耳公友愛從弟兄如鄂之傳華諸從貸未望償聚見公繫馬中林遽曰踐吾田逐叢以去公曰貧一至此哉復遺粟八斗斛嗚呼公事達峯公以孝兄事兄竟廢周撫省以養出毋流

哀可以風世昔人稱藏泰冢恐域在遼墟深林以其境登其山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不數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頗蹈或不幸而仆猶不為風霜剝蝕訪若之士或得之蒙茸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以闡珍惜文字一至于此客試以予言過考感問所謂白雲鄉之朝陽山者非莽公藏地乎瀾倒波頹將有一二人抗顏于其間噌吰而出者哉

奉政大夫賈公妣趙氏墓表

予侍先君令兩浙過庭時述洪陽張老師曰論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用刑當于無生中求有生又曰耐煩方是道恐辱便爲仙盍訓令也始習吏事壬戌廷試名在四令閣部孫老師力諍主者此經濟士宜三之出語仁錫曰學問必求經世效李杜何益愈研究時務辛未之秋冊封周府事竣方伯孔瀾賈公手孫師誌若翁文索余表翁與先君作令同祀名宦同祀鄉賢

又同獨賈公雄文章精吏治寻謝不及耳表用
識大識大賢者事辭弗獲則表表世系清苑之
有賈隱士自小與州來始祖彥明閲資斌義進
進官温州知事良佑其子與兄良佐隨宦學凡
錄明經第傳篤行良佑生文卿簿商河縻于小
官而樂爲之贅與温州等起家文學高太保誌
焉生允中爲翁父延慶治粟大使雖文無害自
好娶郭氏八載生翁大發祥方伯旣多令子貢
于延鳳有毛鴻且漸矣表

王言翁父贈奉政大夫母初封太孺人累贈宜人並貴以
登極恩予封再以
皇長子誕恩予封慶典三逢殆異數云表知交余文端馮文敏折節交孫師目之該通夫學而不該博而不通病也定評矣死事經房駱徐陵焦公濟圜稱之是當不負朝廷生事方中涵家事何易庵自少負笈輕數千里勤師友在廷尉范公涵初知之秩戶曹李公崧毓知之嗟乎知

已不可多多則褋乃當世大人而不知我誰知君子故弗謝表行誼奉贈公也亦奉贈公兄弟盍余私叩方伯家庭間道義規勉諍而和行于夜游于關古先生也哉堂額鳴鶴宜聞于天際聲清遠執親喪孝易庵伯子次以受經故事彌殷摯叔明庵以是目未開而心怏怏其事肯叔而代之目也撫兩妹之子屬績剖田宅懿行未悉數公樂易而肅室無妾媵穷筵不昵妓以少欲故寡求田舍寂如樽罍澹如一乃心力于學

滋宫似之表問學嗜書史歲盡涉乃已夫園日
涉而成趣彼充棟奚其不涉哉聞者爲詬病涉
乎川也淺之深之一孖焉渡矣一語焉獲矣著
有左解詩意彙英華旁及諸子梵唄擇焉而精
表何可已雖然公宜表三誌于孫師一述于方
伯一弓于紀纂之外竊附知公之孫師之言曰
文武大計甚熟也今猗氏精文鑑平岷眉嶺徭
禁鴆收覔微比實口錢擒巨盜其最屬廷尉大
讞大訶非巨憝不媚諸不在死法已辟弗入在

稼部庫商絕私應之若藏馬房欵叚百減酒醋局麥豆二千入百歲省數千金竟以病予假卒于家即家也勤事死狗氏問而哀之祠焉鄉之人曰是殁可祭于鄉者耶蘋藻公死而學益進死者如可作也方伯之言曰先君之奇于試也辛卯以嫌落丁酉卷擬首舉者有故而亞名洨癸丑復以一語落丙辰余成進士見翁而喜翁蹙然余遂斂容而退終身弗敢喜予之言曰先生衰絰之中究當世之務豈在一第也哉一第

而志行已矣未了補後人方伯之衡秦士也迎
翁試士焉愷悌君子兩河价人嗟乎地上見而
愛也地下聞而喜益初第氣揚以靜重務其神
養其氣宏遠矣方伯曰善哉先君謂我而余求
表翁以風吏催科政拙此過語致固宜下俗吏
聞而逃于拙也恣鞭朴故胥吏豪之所入也益
度支五胥箠楚之所出也益度支三如翁屢畝
計口不親圩而親民牒注滿額罷不比賦噫天
下不患無理患無數治一邑悉知田產戶口之

數則一邑治治天下悉知兵馬錢穀之數則天
下治謠均力輕刑少賦足吏可拙乎哉有法以
遺後理人譜今在天中先生初配趙淑人父本
邑省祭官武魁母劉氏新庄之東劉家口人結
褵之後十年而逝端重去華飾潔酒漿王母趙
孺人嚴爲解願合欣數年客滿主簿公席郭宜
人病則代之治肴具又代事趙王母十八舉方
伯高王母于孺人白首在堂五世翟褘女宗舟
師初淑人之寬翁于讀也小捷勿矜小挫勿懟

終身珮之將逝矣公掩泣曰益友不訣我我訣

子憶有子无咎是謂齊德齊德故可表也

兵部職方司主事亭山秦公墓表　大洲公

秦自宋以來淮海公官史職其子湛倅常州葬之梁山因家新塘為武進人十世瑞五公贅無錫又為錫人竊言泉石如梅隱樂善抱拙怡晚早牧諸公耳其名亦磬以鳳山公貴晋秩尚書公諱金諡端敏為名臣生次山諱汴次山生餘山諱柱配蔣太孺人兩公皆蔭貴而餘山顯其子職方公冉子封然餘山挾醫藥於杖下活吳趙左遷卒中考功法公所自樹前不因祖後不

因子而詐厥孫謀不媿祖武矣生廷山公子固
[illegible]友也憶士戌遇之邸以卓異徵恬如也得駕
部神途遠而味途淡大江以南赴選八人臺省
七而曹郎一因嘆古人辭榮甚難今人辭榮甚
易豈有命耶抑有品也天乎斯人可阨之官詎
可奪之年哉余又嘆人之小年常計顓嗨天之
大年弁喀生死於是破涙為笑執簡以書公諱
廷蒸字允孝更字中南性沈勁耻腴辨弱冠列
膠庠居公　喪以禮餘山公博古好施産大落公

盡瘁以償負而肆力於文章御史大夫試蠶黙
丁酉薦賢書授經季弟携之同館悉讓產勤瘝
丞檄奬云癸丑舉進士令江西永豐豐瘠邑也
游水公自臨江聞邑大葬日夜兼行至則蔵匡
匙而正平糶勸助乎藥乎櫬步禱艮苦而雨先
九邑一日噫服官可以行其意惟令郎行於為
上爲下棘手之際而猶可以行其意唯令然非
寡欲不可公既捐羨以税例補正供無所私焉
出輕罪活餓囚途無危梁訟無匿牘乙卯分閱

得士六人初公偕毋之任毋實念季及季計闕
公哭之慟曰毋今召依歸矣歸矣亟請解篆弗
許入覲迎毋雲陽悲喜不禁歸則春秋高八秩
舉季喪開壽觴徐奉毋官舍明春公疾作邑人
禱而愈夏五太孺人長逝公奔會城不忍墨縗
見宵行初公考最會臺使遷徙詘于薦竟得之
合疏予封贈益異數云公既合葬毋于姚灣又
明年葬弟祖塋八閩歸化割四縣之民俗悍而
胥狡循行煙瘴日與蠻荒爲伍公首除二蠹奏

切省徭薄賦以生息之俾其馴擾調服昔人有言
云輕始而傲傲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
者謹焉見及此矣絕去儌倖之迹不近名不求
人知故考選之門以雀羅除職方覃恩晉秩承
德郎理九門惟毖自公入仕孰饑孰寃摩手拊
之孰蠹孰頑搏而磔之謂公吾父謂公吾毋不
忮不求謂公我師不慄不炎謂公我醫公所不
知仕也巳也民所不知追也呼也使劇鎮過大
梁故端敏公破賊陳橋尸祝地也捐金葺之抵

家逾年病逾七月卒焚香閱書無恐怖相益與
人交必先問其事君次問其服官則其人自見
故萬分砥礪守嚴之行已一分精力必殫之事
君子之表公者大封股以愈父母大耋而孺子
哭孝也撫諸姊友季弟及其子聲于庠黌族之
侮亘故人之宄義也無餙垣屋達也其言曰務
根本孝弟上用力培元氣忠厚上用力循天理
無一事不然端心術無一念不然至哉言乎惜
乎好德令終而不逮下壽未竟之業將在令嗣

玆卜月日葬陽灣之新阡而予爲之表俾孜孜
闇修並弟君子有鑒於後世焉

海戰巡邏兼率哨捕彈壓之僱有執司泥田者灘
海沙湧蕩析民居公則營觀鳩庀築六大堤攝
之至於今是賴因名堤爲沈公云嗣歲甲辰紅
夷韋麻郎栗葛等索市於彭湖以賄稅務高寀
貢寀也臺使者執其譯林玉韋等愆幾致紛紜
公力請釋玉使間賊省贖單舸抵賊營說不從
皆羅拜感泣且圖公像以去尋遷浙閩進游擊
將軍守昌國屢著堵截功已調天津仍晉溫處
逞歲番船爲風所飄入公隱沒鳳凰洋偵者以賊

聞公率所部往公下令曰此商胡也非賊敢殺者死白之當事聞於　朝得復彼國所全活百三十九人益有古仁將風焉未幾閩彼中倭及盜公時久廢乃檄公總水標戎務趣就道入閩而夷酋明石道友歸我材官董伯起五月公以舟師促虜於東沙山亦因力於道友也公治水師其戰艦從冬烏式而所將又選虜自東沙后望公幟即不敢壁壁他所越明年海寇袁八老作亂聚衆焚刼公倡言不必煩兵密致其族老

有心計者招使降八老聞命果擁秋而與二百人俱自縛詣麾下請死公撫之寇遂平迫我神宗賓天之歲奴酋逞逆陷遼左督撫合疏薦公習遼事曉海道移公鎮登萊時時擊揖旋順與逼奴諸島牽制其尾瞷奴所儲四衛積悉焚之乃棄堡遁數役挑戰公自度卒少且未練習勉之曰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吾與若共之皆殊死戰斬首三十六級虜以此大創不敢南牧始遼人殘于奴匍伏渡海求生以數十萬計

戢歲有伏奸藏者欲盡坑之海公蹙然曰避非吾民也耶奈委之虜其逸而歸者不安虜者也而我殺之是與於虜殺者也力諍不可乃獲免嘻公之於遼也生死而肉骨之矣公年踰指使力衰悴又以東事未靖憂憤成疾遂乞骸骨歸終於家始娶姚夫人名家女任性儉朴衣取其麁敝食取其非惡者乃其奉三尊人又未嘗不供鮮髓也屬公始事遼失人實借竟以中道夭且艱厥嗣顧與公訣曰君他日汗馬積勞當膺

廷世賞表侍無狀弗宜于今則已矣敢爲君留
戶計於是公繼娶趙夫人夫人生長揮曾老閨
頗習文雅御妾以惠課子以嚴庶几廣從嗣發
益斯之慶焉公慮族煩多貧則置義田待以舉
火不下百指夫人益從臾施予而陰力奮補之
公仕歷南北不已於行鮮內顧憂則夫人力也
按公諱有容字士弘寧海其別號也代爲宛陵
望族侍御古林公是爲公王父州三守肯林公
是爲公考仲父少林公則丁丑狀元與丞爲同

年文武兩榜一時鵲立郡丞震暘公大衍遯少
公皆公昆季簪紱蟬聯世以儒顯若投筆興封
則自公始今其子壽崇復式穀似之先憂卓見
敢勇深入云公生於嘉靖丙辰十二月卒於天
啓丁卯五月享年七十有二元配姚夫人繼配
趙夫人俱先卒又繼邢夫人側室李謝二夫人
共舉丈夫子八詳狀嗚呼公束髮從戎身經數
十餘戰自北而遼而登自南而閩而浙所在以
不殺爲武雖古稱停車戀父老焚香簪將主者

何以加茲吾聞活千人者封公所活民夷羯[illegible]
寧齊几百萬哉宜乎壽而康熾而昌隆隆以起
也可銘矣銘曰功何施施於閩之野名何歸歸
於溫之滸德何樹樹於遼之左神遊其漠魄返
乎土胙公玄藏左娭右皇聚德發祥英英洋洋
後其大昌

承天府推官省東李公繼配王夫人墓誌

銘

余甞讀閨範一書作與述皆中州產也閨政必有聞焉余與年友省東李公善獨立不懼正男子也司李楚上郡斷蛟犀而不怒神君耶慈毋耶抑夫婦偕隱難仕而偕隱難之難矣王夫人且以琴瑟且以藥石矧繼毋也而茹荼雖謂今之宜陽即汝潁江漢也可自內言不出溆行罕聞合傳則不詳特紀則失實謹載筆誌夫人俾

學士大夫訓行之可按狀夫人王氏父孟寅母秦秀出姊妹間有識量十六適公月公而異之曰僦舍以居三歲八徙士之常也豈憂貧哉其父弗嫌也其母嫌之而已矣曩令母而在必且歎曰生男不若生女夫人緣是識日進寧人薄我無我薄人詬誶遭也禮義之不愆命也即晝紡夜績奴不衣敝室無磬懸女子事耳非丈夫所宜聞公廪于庠舉賢書吐藻如雲矯若獨鶴夫人一再曰止此乎及登第而後不憾雖然誰

此乎何獨不憾哉向者甘公而異之矣不然𣄰稱勿妄取一錢爲百姓害爲子孫累豈一家私計哉訓吏也夫詈非儀而譏酒食壺內之敎近恕乃烈行多出焉意者知子之來之遇一不偶之士商千古問寸心僅梟雁之獲也歟古人麴米松醪造石凍釀老春見之于詩况酒清菜香雜以炰膾乎狀稱繼母賢繼婦又賢賢哉王母潘其有聲也亦以繼天可必焉値詬誶之遭天或不可必焉雖然天可必也夫人兩子一女而

撫前兒衣履先娶婦先前夫人亦王氏也訓夫廉則得之其夫矣愛繼子逾已子則自得之其天矣毋也天只傳記所載繼母或謚爲義或表其閭一家而兩見異哉若夫錢粟不私其弟兩廚高騫茲益恭不色喜惟識與量丈夫難之壽不逮中噫貞心勁節令名不朽庸詎非大年也哉是宜銘銘曰

式爾女士福履成宜爾振繩駿有聲灌木喈喈采葛惇服之無斁刈濩誠有齋季女荐藻蘋不

伎不求聊與評官舍家居如水清何須短裳趔
菜羹德音來括和於饈其后也悔乎不平係臂
之珠關吏鳴毋子夜光晶熒熒親調藥餌穆姜
旌芷茹之妻余毋贏

奉直大夫莒州守毛翁元配　祖姑安人

誌銘

乾一而已坤一分爲二猶利刃之立斷也戰乎乾別玄黃去嫌疑嫌疑在仕路則丈夫不能退嫌疑在小星則女子不能進窈窕淑女比之進賢不敢以衾裯褻之而承筐將之也綠衣裏之矣文緇衣好之也不能待夫梅之摽桃之夭求之泮皇皇如有追焉其狀若奔盍娶妻合二姓之好于禮已重置貳樹後綦急矣雖賢淑也徉

急之陰綏之彼兒女情深者婦徉急亦徉急稱
陰綏亦陰綏柔腸繞指漸濡仕進愛一官如愛
命懼一歸如懼內惜哉孰如我先姑丈翁之勇
退也曾祖姑母封安人之早置唐也生丈夫子
三賢孫六稱爲齊德不亦宜乎先中丞成齋公
有孫莪齋官職方以風節世其家生二林公韡
樾詩格不減其父更饒丹青是時白陽公沱江
公手腕烟雲公盤礴之興復不淺實毓安人既
嗣研山公研山靈巖老尊宿淑人吳則孜定公

女以安人慧絕憐愛之事嗣毋如已毋沈及吳
將盛奩贈則不可曰有庶子在旣歸毛吳病篤
將有分也則不可曰已廟見稱人婦何家于家
爲喪禮成遂歸二林公暨毋沈歎曰生女願孫
勝生男哉安人恭而寛耐辛苦遺田五十畝昔
稱負郭三十可以無求今幾倍之士患不貧女
患不勤以勤御窮君自此遠矣於是翁姑交慶
媳婦賢知大計姑王氏文夫人女也文夫人太
史衡山公女嘗謂女患無師士患無友如安人

得師矣文定女衡山公女爲之師如毛翁得友矣琴瑟鐘鼓如安人爲之友自安人得師學進識進量益進其娣之妹良肅于廟而祗筮得吉嗟乎安人自此一决而長善以世婚子事親敬金甌破永懷翁亦浩然歸矣置貳吾事畢不貳以貳翁事畢唐大也世族勤執禮翁生平不乘遠坐人春風不知詬誶爲何事故不言而躬稿博羅泰順間循聲亂江海之濤不言吏治尤著不忍加派而已族日昌不啻門第也羅進而[illegible]

奇支蔚起不言樹旗幟也噺壁而巳救婭肅掇

不言生産也負土寧餽而巳翁賦才茂而艱於

第兩出山非其志矣然悔羅不及見母而安人

代之如見吾子也泰順不及見安人而賢子娃

媳代之如與子偕老也始翁出山即悔乃王安

人安于子之出又安于媳之不出愈安于挈挐

幼子一女之唐偕出母所拮据冢孫得婦嚴治

喪甚具翁歸悔游則引官學有方禮有奔喪之

文宛曲風諭嚴翁強久之乃收淚讀禮焉振闕

賢者為勸行安人扶疾偕抵武林頭岑岑如有
病者歸歸則長孫傾橐禱陰以軀禱巳酉三月
劇撫孫若婦思翁及唐也執喪盡禮乃疾不以
疾甚輟哀嘔血死易簀猶手喪禮一卷讀罷悲
愴呼父母而逝得正斃矣其有道君子耶天以
孝于報德門良不薄仲季恂恂文學妯娌雍和
抑何醇篤也理人有譜抑孝友為政歟初翁意
有所不可申文請休不獲請則齋篆之郡挂冠
竟歸在泰順聞安人喪在杭聞子喪仰不愧乎

視此廉石命也如何翁杖屨清嚴寓承天寺或
問之曰吾愛嘉樹愚嘗云翁爲金玉之君子人
知之爲寒氷之君子愚知之不能爲寒氷而爲
金玉者鮮矣翁諱文煒字肇明別號玉亭以丙
子舉于鄉仕階奉直大夫先祖妣封安人子三
長琠先卒莊氏稱未亡人二十五年世爲母師
矣言告師氏古者女子必有師必有學于茲益
信次𤦺次圻三有聲于庠益闡繹光大之將在
翀與叔暨姪之子郡庠鍾奇邑庠鍾彥以克昌

爾後生卒嫁娶諏日𡆆壙詳狀是宜銘銘曰𢀖
丘墳滿目誰其顧之有懷碩德士女式之飄然
一官蕭寺共之知退知喪知亡則龍穴之佐爾
孝襄爾廉百年之後歸于其室式是靡俗尚則
傚之

太僕寺卿振雅徐公墓誌銘

宋仁宗之時耻言人過士大夫相與勉爲忠厚彼時豈無諍臣而意主愷惻受彈駁如受教誨焉望旄頭之塵而自遠聽驄馬之聲而墨綬自解也振雅徐翁以丙戌成進士是爲

神廟澄極之十有四年矣道化醇而吏治洽士大夫寛然于功令之外各自營其職業公乃以理官執法中臺所在稱最又能時時引退奉老親朱衣鶴髮綴蒼巖錦谷叢中故余生也晚猶

及執簡銘公幾幾于悴史俾可傳而可久公諱
元正字景文初號桂岑別號振雅聿念爾祖徐
爲著姓入明尤顯初自壽越淳熙間鐸海虞世
爲直塘里人數傳錦城公士瑛拙菴公淵始遷
長洲拙菴公之有遺訓也尋樂公朴爲橋直塘
之香花置義田千餘給里中縣役公既貴優者
復之鉄脊補之尤念祖之大者味泉公焆宦南
康慕藻思雄飛默川公封則其仲子園池與賓
客競勝實公高若曾云公舟人封尚寶芝石谿

諱仲簡配湯宜人所謂萮巖錦谷多公㞯跡者也湯宜人賢娠公而夢夢三異人衆然坐旁指中一人曰是而子遂產公迹公生平靖共爾位不繳繳博名高豈異人者寛兮綽兮人所不異造物獨顯異之耶公晳白秀偉十歲習經傳祖摩其頂曰似外家湯子重以是知公多母敎勸應童子試不之異也問其在泮維三十一則三十一齡以前累試童子科皆不之異也若然竟以童子科老無憾矣何異之有寻歎曰此公所

以爲異人也蹊惟公異公祖若父若母皆異以
也易故步以進則公不欲緣荐舉以進則尊以
不欲以此旁觀世路皆欲公之所不欲安得不
爲公之所不爲夫公不難以童生老也豈難以
御史歸又四年舉于鄉南宮直掇之耳何異乎
司李平允喋甚江州入閩得人越壬辰入臺直
掇之耳又何異乎所以異于人者七月省親以
庭三代園林有主宦味如風解籜不減解朝衣
樂也驅車入長蘆謝常例竣事即歸耕乞對[illegible]

逾三年翁強之出按宜大條上十二款最侵剋
三萬餘石而慈訃至哭甚痛吏民哀之及歸殯
收淚以事翁時愼選言路臺省曹如晨星特起
公公乞終養臺長不可按部江右首劾貪捕猾
糾不彝論如法甚者杖下斃之相與憚其嚴而
樂其中之寬大一意孳牧也引同族三品例改
尚寶少卿仍請告稱翁八十觴戊申卽田間擢
太僕少卿是時殿工興四郊多壘大司農不能
給則仰太僕公設平準法蓄牧蕃盛夫醲法馬

政令救時急務也急而求人議者多任者少公兩試之未有赫赫名而皆能其官即以是得謗歸何異乎所以異于人者七十子在八十子在九十而呼其子復依依焉與三孫含飴于其側也未幾執親喪無異嬰兒啼建禪院以志恩曰開思曰白雲公友于兄弟以至白首霜姊于我乎家垂五十年宗族于我乎婚且葬俸入上所賜也予何愛焉所以異于人者在江州受鄰郡李官謗而三稱之直指嘉歎首舉公而踈

鄰郡嗚呼異哉緊惟公異也謗公者亦異人彼
且曰九江老矣有許丞之疾未及宅公無宅事
可煩掊擊公之異也其人不言宅事而言老人
亦有言不以一月易三公此鄰司李何人斯豈
遺息厚矣遺其家老親又垂九十之老親不愈
厚乎故曰謗公者異人也設以身處公地此豈
斥大非公意公用心必有異焉夫孰能知之公
素不善病病起毫毛之間感虎丘殿閣火而歎
曰我其亡乎春秋高幾八十爾子庠生樹軫既

稟公之教而又漸摩于外父瑞屏顧先生之教
金玉其相亢宗也宜公試懸此于茆塢山烟雨
滅沒時邀夢中列坐之異人聚觀之其詠墓乎
否其詠異人之墓乎否公生卒嫁娶名族詳狀
元配沈宜人莊敬齊德是宜銘銘曰
以事親爲本烟霞猶後矣况仕宦乎故能去其
官以忠厚爲本則待貧賤如貴人而辭富貴如
敝蹝也故鷗可屏釁可冰而巍巍在上可中[illegible]
明神之坐

勑封侍御完宇徐翁墓誌銘

今上御極擇賢良方正爲諫大夫其獨立不懼敢言忤權如徐公僉曰直哉三輔重地滹沱歲爲害暴子弟窟穴亡命烽火通甘泉虜眈眈不被發幸耳明詔長吏拊循將帥訓練汰罷士之在伍搏豺狼之在當道者御史任也于是有旨定行

天子重綸綍數諭代言諸臣敦體要貴本尊用錄搏聞有道術之士俾憲臣尊重所自出于是

完宇翁自文林郎華亭令更陟封御史如子官
載馳載驅崎嶇下上太行間啓家緘拜受敎言
何計聞擗踴奔喪既卜窀穸筮月日撰狀徵誌
翁長發祥于姚江之梅川設敎清溪既食其實
居新塘不數傳而篤行君子出不以曾孫之庾
易我在原讓祖產弗居也爲尚喬公鶴生西渠
公其流始遠配沈言動有師生翁稱徐仲子云
翁生而沈靜輒和易薰人西渠公摩項不已盡
五娶舒孺人絣繃䌷甘如薺二十補弟子員無

歎文體日下如東坡憤嘉祐一變破爲百衲體于沙礫效顰學步格局論弱歐陽老宗伯氣壓羣兒魚鮪鱉淰吾其凝神鍊格邀眉山師友抑亦文起道光雷霆百代乎哉士大夫聞之如秋濤春午枕居恒課子曰文以氣爲主養氣以躬行爲主躬行以挽俗敦倫爲主此謂根極理要孔子繫學習遡之知人不知人惡乎學論次爲政本之孝友不孝友惡乎政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豈待羽翮就哉過庭時目擊意傳例兄之

孫鴻漸未翔乃鍛其羽駸化爲鼠鵝𩩲翁也不
有產捐腴田蒸嘗以世歲歛其息掌之族人饒
裕者叔子別駕公甫授宅將負笈以南公攜太
翁意少憐愛請以身任叔也示彼新居喜溢眉
宇咁翁商之孺人跽勉同心于我二人素所服
習也試而蹶非戰不力有數焉在我後人如養
棟然山谷與廊廟並材也御史公十六冠童試
十九餼學宮讀禮之暇揣心自疑揣摩當世曲
學阿時非其質也翁曰士不患不遇患不以天

下之重自任博一第置民物度外其華也易謝夫文章如穀帛藥石也必適于用叩大鐘從容盡其聲故聲大而遠聞翁再飲鄉賓相與勉爲忠厚恥爲浮薄與人交相應以義理之文無異淸溪里之事人師也戊午伯子舉孝廉仲子釆泮之芹翁勑誓如初旣伯子登壬戌榜治青浦而最繁調華亭縣故吏胥爲政自公下車政還令令還威明令所以得信其志如布指知寸惕于嚴君之訓也公歲一再至掉舟徑去侍御

弗敢以疋縑進

上召執法中臺務守經常持國是壹意持朴忠急先務御史臺益尊排闥聲震訛傳不測翁處之恬然移書相易曰言官以言爲職死生利鈍直須聽之士所當爲不止此勿以老人分念恭

御史公嘗爲余言吾先子之慰藉余者三遭毋氏之鞠凶也爲令强項也觸權要臨湯火弗顧也左視右視父實詔之維子誌之余聞言而歎曰士不可無識容容後福祿瀌而骨冥奚福[illegible]

青翁文不漫作交不苟合事不慕同御史佩之
鋤惡除奸要之惠利爲本噫不媕阿不狎儕門
有長者布席論道多素心人是以翁歿而哭于
巷丹旐行矣道路悲咽車幾何馬幾何有道之
士拊膺幾何不勝數也是宜銘銘曰王善爲𩔖
水必東正人松柏凌寒冬不同流俗斯大同嚴
霜執簡皁囊封重器席珍鉅手韙著書玄言問
老龍臣在草莽貢非封一經課子達　宸聰昌
言無諱紫雲逢杲杲出日懸高松

朱工部太冲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先君登乙未進士再期以使還朝同年比部太冲朱公使自吳操試牘謁之曰异哉遂宜冠軍云何公之櫬至自越先君令禦兒余哭累日夜不休先君曰朱公材汝讀未見之書作第一流人物庶可云報朱公即死而材汝於宥宇亥垂間終不死汝何昧昧哉今去之三十年昧昧如昨丙寅季冬徵君文學公慶等函狀燕邸方輟講筵謹載筆誌公之素孝子不訣覽狀自庀工

而外無溢語公所抱庸止此而可見者乾清
坤寧之鳩工也鵝帽只遜之勅署也理盔甲而
研斤銖嚴衰濫之受直掌　鑾駕而核浮額却
武弁之投金內帑省費千緡曹郎不能曲法蓋
三奉　專敕迫使姑蘇孳孳恤民戍戍復命大
工鼎興公遂勤事以死按狀朱故邾也俠公廬
焉逼於楚去邾邑爲朱居沛光被公之顯於唐
也秩銀青金紫長子進士令漳由畿公則始居
蒲既而明叔公徙城左其孫正公捷建安四傳

文霆公公與明叔皆宋進士明叔官學博尊蕭
文霆總管泉州路拜嘉議大夫父世英公遂由
泉遷莆再爲莆人矣明自鄉進士蕭公以下悉
隸博士才而不年者爲服林公公祖也恥帖括
而奇義是析親肩宇則名利都法爲自甚公淡
交也生三子文淵元配郭出次文潤次卽公繼
配陳出公諱文瀾字國柱太冲别號也朱之先
側身修行世敦節讓清貞好古白首窮經以至
於公樸學自好矜尚古先配陳孺人母柯生母

滕七歲有齊貞靜極剪繪之巧而公亦以七歲屬文善鍾王飛白然皆非其好云公事父八十年事母服既除矣縞素復五載孺人提挈兩孤收淚以安孺人之養蓋八十有四矣猶憶公竟日相對寂然不喧微見風采輒抑抑自斂深乎不可量也讀乙未魁卷冲乎若不欲言而味之自遠所謂伊人筆墨間猶想見之吾觀古今豪傑事外咄嗟立辦事內鈞石罔知固不若守璽財循塗轍典衣典冠之難竟此古未臣愛其書

離幾燀皆凜凜焉惟恐目將熒卮將漏蚓將竄
惟式惟懿公雖作而行之乎幾於坐而論之矣
士大夫極才力所至縣聲驚四起爲政之根抵
蕩然一時塗繪如土木偶相語耳公晷齡侍母
疾衣不解帶願以身代非質有之而然歟或謂
嗇於年儉於位天道非乎其視造物亦狹矣夫
受大者不得取小廉節天之大物也寵榮天之
小數也孝義天之大年也修短天之小史也公
旣取其大矣奚問其小者乎天以才與人矣而

或吝於識以學與人矣而或吝於品以節與人
矣而或吝於養若數者兼與之其與人也大矣
公之取於天也奢矣彼以官與以年與而他無
與及其所之既倦既欲執所有還之造物以
解免而造物者已糠粃之矣故知天之與公不
薄也

銘曰萬年貞宅廊廟陳之一日論交肝膽相之
執法如山介如石燕商義之文章有神变有道
吳士銘之孺人女也而丈夫齊肩雄德彤管雖

之千載斯年是則傚之

曹毅叔墓誌銘

予與毅叔交甚久莊雅敬其推皐比三十年師道和而諍予數年前憤胡虜輒談兵壬戌之秋公貽書規之曰今妖氛未靖醜虜跳梁非弁命世之才不能定也若欲泥封函谷漠無王庭與絳灌等列竊爲不取何則投石超距擎天浴日功相萬也孰知不一二年公病不起又數年虜氛如故而余中黨焰欲殺之殺之不可得扃戶載予原官收召驚魄泚筆爲公銘當余之再出

山也宋位字鄴寄曰余凡弟失母兄失弟吾黨
中又失曹襟宇嗟嗟痛哉况乎前失曹教叔後
失朱叔經也誰實爲之坡不云乎行郎此路逞
分後先予及事公文龍岩令魯川公必稱上蔡
其祖也至于宋徙義興必稱秘書監明徙婁江
必稱靈臺郎其孥祖也遮傳起家孝廉官別駕
諱椿其高祖也而數稱司訓斗墟公賢其父也
毅叔公次子諱貽鉅别號淝源以第一補庠善
讀父書予嘗從公借諸手抄凡江南水利漕糙

書多于未見龍岩公歿西一櫃於靈几日生平
者述龍岩傳入薄居家好客好學好遊擇義聚
好食餓人而多方適之樽不令空以教叔爲之
子也柔事伯兄有晉之喪又躬執母喪恨不身
往撥侄德之爲割已折之居以撫幼孤清影沒
之產畀既出之孽以安女兄叔經有云交游中
肝膽金石毅叔耳噫叔經有心人吾黨之石交
也其言信哉叔經又稱卻夜奔之色屏千金之
烟此二者中士弗屑也叔經志之何居悲薄俗

傷浮士也公終始以孝友聞君子有終得其所矣銘曰公溫然長者而斷斷有所不可故曰毅瑰傀兮焉思雄此大司命階下持長戟人也叔經禚字及子仲和卿可雁行立矣叔經諱祉文令祀鄉賢禚宇諱貢梁先君門下士

朱碩人墓誌銘

壽母而賢歐陽文忠公誌之矣曰書其舅姑所常稱者以見爲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爲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勤于其家至于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益避諛若此又嘗覽王文公諸銘有曰壽七十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蓋自矜重若此張太君九十毋師聞訃之日無不衋傷萬曆丁巳季冬乙巳啓嘐川公兆合葬憇龍山冢君手行實偕仲

季函䓗稽顙屬補窾石之闕風在知戚耳懃焉
故能詳也人木疆故不諛也余及送者臨穴覩
窆且封按狀為之銘碩人朱氏世陽山著姓擘
慶郡守友梅公孫女父抱山公而母沈孺人處
士張畯川公元配關中三丈夫傾然壁立者其
子也畯川公性伉直劑以和孝友偕以姚康潔
襄以儉行義嗜古佐以勤稱齊德產副珈而婺
椎布細作貫鍼調飯芼羹耄不衰年十六事鄭
太宜人薦膳手餁爇衣手澣靜恭嫻睦益性寔

性懊焉歸寧侵于盜旅侵于病太宜人日吾嗣
新婦加匕箸則進食寢興如之异哉及閤合巹
夕仲壻入門先而倨卒也撫其子無少忤非孝
謹然乎比諸昆弟翔文譽以青烏言遷金市躬
督家秉當蟊蜮雀角之衝終朝拣茶視几止肉
斬然終夜績紡聽雲中鶴唳然嘉靖乙丑大祲
挾幼子別處勸歸畋川公事大父以樂亦非明
智果決然乎新婦賢穀于凶玉于豐其不食吾
甯食其不寢吾甯寢鄉宜人亦賢矣哉所謂書

其婦姑之常稱者也山出雲珠孕川乃在春秋
四旬緬惟四十年前蘭夢不芽又五十年旣繁
且祉降福穰穰孫曾迭起壽隱屏而坐兒觥漶
柔與四飛山落霞相醉太君亦過矣哉畢下濡
柔衆琛焉出焦殺之原麟鳳弗遊太君率寛柔
善下如厚贅陞孝甫逌夫婦淪逝哭之慟人情
乎伯兄寢亡曁諸伯叔兄弟亦喪孔懷女婦人
急在原斯巳難矣而女適金其姑瀕殆思見婦
畯川公又楚行咄嗟治裝何義也彤簪佐施衎

勇也衞姪置貳舉二雛何正也性不佞佛謝惑
銅叩不何斷也喜北史遺文銓其臧否凡今古
稗野一入耳能竟始末何慧也外母富巨萬不
屑抵門何潔謫也喜傴不色僕御以恩村姑里
媪入見太君出連袂以歆飫不塵于室雀不羅
于門何釀醲也予過張家橋溪遶一宅以環堤
橋鈴之漪其流父老云此吾里畹川公所泐石
也一發三玉諸孫琳珋戛然鳴不忝畹川也子
張自慶之公避元亂徙畹溪吴淞間有墓孝張

五若怡菴公以萬石長顔其堂積慶南溪公坐
上皆春星署其樓陽春白沙陳先生詩美哉張
氏世所希青山繞屋如龍飛吳文定亦有太石
尋詩楓橋載酒句所從來遠矣三君深爵重厚
胸蕩雲夢過從多名彥拂先世琬琰壽諸厲祗
不忝孝張五怡菴南溪也孫所謂書其賢而有
立者耶吾尤雅愛關使者鄭白谷記記可竹公
其文曰春夏之交以烟翠可秋之風以佩玉之
聲可冬以雪月可愁以獨對可臥以夢可食以

笄可其老也以杖而扶可祝京兆詩謁事不知
人意此君此老相看嗟乎余聽人也于富貴衣
無一可于三君子無一不可掀髯飲酒達曙可
對短檠說詩書可錯賓筵奏弦管可商郡國興
革可婆娑山容水態可噫希哲而在雜吾于此
君此老問其亦可矣三君子無一不可有太君
之誨也太君稱未亡人二十載自其襁褓而教
已行甫就外傅問習何書辨色不出排闥以入
是以憚其嚴安其教冢仲馳聲蕀闈冢孫著甚

膠庠仲氏子未東髮筆挾靈氣季君慷慨崔公
如建閣濬渠宣力郡邑甚衆不發于身哲嗣昂
昂驤其首矣諸君孝感辟支顯鴿瑞以蘇積痾
加餐又數載余目擊其事問之縣大夫爲文記
之兆詔無天道哉太君衣不綺繡鬒髮不珠玉
訓諸媳以下曰我惡積若命贏無煩老人積命
詒老人積無庸也其賢達曉義命如此衆子孫
而賢恩勤靡間有孫雲方稱觴遽摧玉意惻惻
不樂爲微嚮破顏慰茲遘膝然竟不起矣哭盡

哀戚歎曰盡志盡禮孝張五而三也太君生于
嘉靖戊子四月廿有八日卒于今丁巳八月廿
有二日厥壽九十所謂書其壽考之隆非歟孟
某所謂書其子孫之多也嗟乎太君其如文忠
公所錄之壽母而余亦免于諛墓之譏也已是
宜銘銘曰
四十年而母懷珠五十年而子拱璧介茲景福
兮克勤克儉兮偕爾靈修兮眞乃宅幾而昌兮
彤史貢兮玄宮謐兮維儀之結兮維壽之耋兮

千秋萬年昭此銘詩兮

張太恭人墓誌銘

余張武翁門下士又年家子未識面而見之夢及謁吳閒翁嘆曰予眉宇論說皆夢也其言夢之地蓋張家灣云于是執簡誌太恭人也不號夫仕進慕榮而貞士之裕得之摧如孝養罔極而王毋之福逕之愁如摧與愁古今事君之則也武程張翁九年不調三歳省親輕六萬里稱八十觴乃僅九月而訃聞東魯翁是以病別毋十年而不能少遲于一歳也太恭人姓聶父孔

祿德音自其家教以子貴封太孺人加封太安人贈太恭人適贈中憲大夫張公諱萬鋐自其先著于麻城之花墳乃徙黃陂古陽山麓稱西橋先生仲子也太恭人逮事舅姑請澣請綴翁元旦率子姓上隴伯兄之子田宅便利惟所擇毋質協比杜孺人材健撫孤毋克嗣之三族和而閨門之內饋食之間聲以不怨嗟嗟女子有行如雙絲之合影如桃李之茂萋已在御靜好令德來敎明星爛爛鷄鳴儆不弋鳧鴈而弋鳳凰

幸哉之子其閒閑德音耶而又有膏沐莫適爲容萱草言樹之背欲忘憂而不忍至心痛而靡辭眞琴瑟也已雖然兩髦垂結承我宗事意者施衿結帨之恒也而毋所處在拮据捋荼毁子毁室之辰纚笄而規過成德意者正色端操之恒也而毋所扁斗米千錢出疆移粟呼伯助予之際翁病矣病者披體半痿而毋爲之手足不病若辛勤課子而毋爲之腹心焦影自憐四顧箕裘不知誰治生誰讀書也而毋爲之耳目蓋

至除夕嗚機咿唔不休而色喜可知也太翁彌
留之頃勸勉孝友政事之本也翁果以廉惠顯
雖然毋教也夫土于五行比之孝子忠臣大都
不爲毋而爲役故無餘力不役萬物而聽萬物
之役故有餘地翁吳閼減権惠士表忠旌德瀦
迅決之水以秀文風而儲七千之帑以粟九學
一閧且然況燕吳魯粵劍屐所至乎而平淡宅
心一笑升沈誰孳孳安社稷利民生是急嗟嗟
毋教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君子不知而女婦

人知之亦曰不忮不求淡然勢利之外可以臨大事云女誡有言不辭劇易所作必成太恭人禱其夫而疾愈課其子而昂端倩者必善成信夫

王孺人墓誌銘

余與羅濟之戚而善濟之有快埒曰徐仲子弘祖訪名山水半天下及奉母孺人游句曲荆溪春秋高八十矣而趾先仲子噫嘻自古奉其親者多矣奉山水自徐仲子始奉富貴而不受古賢母有聞矣奉奇山水而受自徐仲子之母始山水品人物多矣以是兩高其母子自余誌王孺人始余嘗觀秋闈晨機圖問機上人仲子母也邪孫在側邪孫仲子子也十何登堂壽母雒

荳未花是若母織於斯而子讀於斯呼長命藤
非耶余游荆溪二十一洞昇時過之是母環珮
所至玉女白鶴間嶽音落巖壑母耶子耶寧辭
銘按狀城東王公澄江右族孺人父也倭警避
之錫山孺人年最幼與母華過姻家楊見踉蹌
之履塞戶俄聚族而嬉孺人料冠至又念父食
乏絕趣母入城甫入而城門閉楊果中倭殘破
以是多母識且孝意嘻無非無儀酒食是議槩
常耳士與女非倜儻負奇節也不稱齊德豈歸

豫菴公而翁光祿柴石公卒以病素見猶及齊
姑陳孺人暨太翁鴻臚雲岐公未幾並卒城東
公亦卒孺人自廟見後宗祊譽之娣姒賢之丑
年於茲而大喪相繼偕豫菴公哭盡哀公病瀕
危殆病於寓迫歲除代之僕病於喉㾿飧飲代
之口拮据公私代之手藥餌圖代之農肯堂構
代之葉育伯子冏斯病中同事醫王江城歸還
盜渡河幾没天乎不辰遑恤我后伯之二子補
弟子員高而門㧓於蔓者再娶爲色喜晚得倖

子骨瘦如立鶴勞苦攝生遺之廉儉已爾然前
情勝趣歷崎阨不挫其志孺人旣析箸爲公娶
妾獲季子自之錫山迨公輿疾歸不起慟幾絶
忽收淚屬季子於其子勤飲食矣又勤教誨授
均產矣又予贍田當是時季子忘其無父適翁
則獨居愛厥子則同居忘其山庄之燬於盜兆
賢哉孺人常與仲子共晨夕易簀不舍舊廬家
有藏核訓在茗碗儉勤其天性云仲子毋出曰
上愼旃哉識好人游好山水以是駿有聲于賢

豪仲婦許歿抱孤孫寢處爲歌㾓猝縱羅事姑
孝嘗先意爲姑種植有藤罨畫如溪山倚門一
望遊子豚雲霞爲笋脯誕甶八旬名碩歌之是
年仲子始罷游孺人始偕游罷游懼傷親之心
也偕游懼傷子之心也意仲子好游天以奇游
報之咳笑華陽白鶴問晨昏於烟雨如此一日
登易千秋孺人性整而潔束身布素而豐於祀
障墓碑百世後銘碣歸然仲太華之掌感仲子
歸言華嶽也除夕念饑爲停七箸命出粟飽鄰

然後食其敎仲子類如此嗟嗟母病亦病母不
食亦不食有是子宜誌是母矣孺人儉勤有卓
識是宜銘銘曰丹穴是𢇁風節如砥維巢之燬
維弋之罿爻兮何倚錫山是履趣母入市一介
行李𢇁弋以俟是惟女士江有汜矣賦在葛藟
式穀我子敝恭橋梓文孫騤騂旣多受祉閉戶
造軌出門瞻恃荳花可史游屐斯歯溪山蕃旨
松筠獻玖天女叙舊銀龕佛囮我行永久愛日
視晷八十錦里千春游記徽音在耳洞壑高剞

清溪堂天機紹居二高僧並葬誌

紹居僧之介者也岕茶之介者也故善烹茗而弓性宜岕益宜紹居閉關清溪題曰聽雨爐紅茶沸三更書聲纔罷則紹居經聲續之諱明愷生隆慶辛未卒天啟癸亥年五十三俗姓李母謝氏稱仙孫女也十五乜訂姻盟忽斬然齎筆手辭婚書授外翁遂奔清溪師東隱東隱而上如一均川如道峰如寶峰如月潭而天機最著與衡山六如雅宜石田枝山龍池唱新詩長

吳兩侯更迭和歌紹居不可於世其可天機也
夫故于合而葬之屬梵林暨嗣孫貫微等郭舉
子二十六日于次子京官以瘞殤塋其側俾證
無主之果莫開有漏之花是宜銘銘曰　清且
漣兮介而端兮汝師天機

虎丘合葬三姬墓銘　高仲子姬故志壽

娘墓銘

姬臨清女也昨事仲子今侍天妃（卒天妃宮）葬於虎丘七十日爾姬美而敦禮三五在東游雲散之悲夫余仲子友也既卜葬歲一亭拔公曰豈伊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否否流水蒼山無非主也系以銘銘曰

含爾貴竹酌茲三泉山藏古寺劍靜澄淵白雲欲歸青松半筵永寧貞鬼鐵花秀巘何以比德

潭影離烟

前郡司李某公二姬墓銘

姬不以喪歸久露命也俾與敖姬姊妹見永結泉好二姬主敖姬賓風雨欲來梵唄亂鳴借問千秋孰主孰賓余既職祀事無所辭銘銘曰

行卽此路遑分後先今夕奚夕明月在天一行秋鴈環珮游仙芳蒐落日幽寄霞箋長留一道

堤上春還白樂天詩久住湖堤上長留一道春

高仲子諱粱楹字明桂黔之行義孝廉敖姬難

十八葬千項雲下

司李某公二姬姓氏無考㡉寓禪室有年茲合瘗敖姬墓傍距數武相地視葬司松楸者山長張君天和也

孟秋二十八日葬敖姬越明日合葬二姬詩以酹之

其一

繡屏曲曲掩囬文冷落空箱白練裙江上彩雲秋共散欲搴芳杜弔湘君

其二

露萎蘭芽冷玉階水萍離合總天涯休嫌花事須臾盡相逐南征有鳳釵

其三

蒼霞片片玉爲阡幾瓣飛花點翠鈿誰謂紅顏嗟薄命劍池流水自年年

其四

翠雲千頃鬱松楸寂寞三姬傍一丘夜靜月明連袂出可中亭畔聽吳謳

萬曆丙辰七月[illegible]

繁昌令澹津呂公行狀

嗚呼士俛首受書一旦釋褐起而爲吏巧者有餘財善事巨室殘民以悅又恐比周枉法剌譏當世巧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婞直奉法不撓豪貴動而見毀子孫貧困不免負薪廉吏安可爲也則吾於呂公未嘗不慨焉三歎也公卒之三年其子莪等匍匐詣予以狀請曰先人捐館子必聞之稔矣懼懿媺之弗章無以慰地下毋乃沒惟先人從子先子游最久敢以狀累予余

乃稍稼夫所見聞爲狀公名元學字聚之別號澹津其先汴人在宋時有名繼祖者爲崇德尉阻兵燹不得歸家焉二十餘傳而爲沔陽州判篤種雲公相相生子三長太僕丞養心公名穎丈泰興令雅山公名炯季淮府儀賓心源公爲熯卽公父也初淮

莊王爲其　主選婿得心源公深愛重之既成婚　主封南城郡主心源公爲儀賓中奉大夫授館居焉　主不宜子心源公歸省時命置妾

子者於家得里中沈氏沈亦名族後數歲洞[illegible]
源公適淮館遂生公公生而卓犖穎異其爲邑諸
生時試輒上等尋餼學宮已因貢例入北雍與
子舉順天公旣以制義負名視一第掇之耳乃
上公車不遇則廢然曰吾自弱齡讀書點肩劇
脈三十餘歲矣然擯於禮闈者七而終不得一
第是命也夫吾且焚君苗筆硯相羊衡泌間已
復慉然曰士何必以公卿顯即令受百里之任
撫綏而戢寧之使千百世後猶知有循吏若而

人足矣遂謁選授繁昌邑令未下車心自咨也將鈎深摘隱察其淵中稱神明乎孰與示慈敷惠務爲寛大也將株繫毛舉滛刑以逞使民惴惴重足乎孰與清淨寧壹不罰而化也將朋比豪右誣不辜以求媚乎孰與無縱詭隨寇虐式遏元元相安也故其政澹漠無爲蒲鞭示罰其精緯神曯淵若氷鏡目覽訟牘手定爰書耳聽口酧悉皆贍舉兩造旣具情曖立破焉然刀奏沛然水流無少遁者公不以得情爲喜必諄[illegible]

開諭使爭者意消朞年政成訟庭羅可張也繇
直一邑之民樂其寬服其决鄰邑仰之欲質厯
成矣有久繫者必曲爲開釋即在不赦之條亦
惻焉加意曰是三木而縶者饑寒驅之也不則
快意睚眦傾身亡命者也不則少年比匪輕扞
厲禁誤罹於辟者也即不敢縱有罪以虧
國典覩此纍纍能勿矜乎歲時存恤衣食無乏
我有衾纊亦以御冬視囹圄猶樂土也有某者
暴戾恣睢爲仇家所刼擅加訊鞫髀脫長吏公

莅政陽爲引重巳復被刼指無辜二十餘家邑之稍厚富者相與謀曰斯人而在吾輩卧不安席矣與其聽於豪也不如逮於法曷及其未發也先諸傳檄樹幟公聞之亟傳諭曰殺人以媚人吾不忍爲緩之盜將自至爾輩夙良民奈何一朝爲亂身伏斧質乎衆志始定未幾眞盜果就禽諸臺聞之歎賞屢膺薦牘卒以故忤貴人意竟中蝤齕例應改調公㒹然解組棄榮從好閉關謝客遂絕意仕進矣在綮五年夙夜匪懈

有留砧還犢之風繁與崇相距數百里而近一
絲一粒咸給於家親知詣任處有所請乞輒傘
還家傾篋以助至今頌之不衰公天性孝友㡳
弟成之出嗣雅山公後悉心經理比長一以世
業授之昔薛包之析產也臧獲取其老者田廬
取其蕪陋者器服取其朽敗者許武之待弟也
以其名未顯自取肥田廣宅及二弟成名悉以
田宅歸焉公之克讓不愧二君矣公爲人不激
不隨忠信行誼著於宗黨鄉薦後清介自守不

異寒畯片石支扉揚扢風雅不欲與聞外事然亦非徼虛聲而博名高遇利病關切究抑莫控者即曲爲陳說往往陰爲人排難解紛人或不知公正不欲使人知多卹困救乏脫驂賻舟之舉饑于我乎食寒於我乎衣窶於我乎給靡不視若囷廩若哺毋若取諸其筐筥諸沒不能具殯殮者棺之不能謀窀穸者葬之鰥不能駕前綏者室之歲饑則傾瓶罌以賑庠有助貧之役則割膏腴以佐邑排賓射輒辭不赴曰將爲吉

人乎吾德不逮爲今人乎反不若閉門謝跡深
自韜晦徒磬折以勤酬應而僕僕起居何爲性
頗嗜奕不能飲與人飲輒浩浩歸田以來游息
蔭芳園中座客恒滿高賢逸客之屨戶外相接
也浮白手談卜晝夜無倦色方謂神明不衰期
耄可竢而天奪之速七十未逮一疾不起人咸
惜之雖然公於家爲孝子爲悌弟於世爲大儒
於
國爲良吏于鄉爲高隱爲義俠縉紳欽其
節郡邑高其行宗族崇其德鄉黨服其誼公雖

死不死矣

孫母莫碩人行狀

莫碩人隱士怡竹公女王父以貢尹粵東有懿母周氏家素封無子生女不勝生男哉氏嫻幼儀十六贅孫而子之既克子猶子之子七莫既昌矣歆而不餒矣蓋孫翁以醇謹推擇勤事乘公厥貢纁組非其好也里有暴兒嬰之不傷若天助焉腕簪拮据多氏力云氏饒且窘且復振且盎窘儉于私不儉于公儉于鼠雀之耗我室者不儉于嚶鳴之和我子者始翁父懷溪公客

廬州卒閒關載馳距氏廟見稱來婦居無何姑
荼十年手絣絣絖姑王氏嘆曰十六也而婦在
饒不矜處戹不困乳姑感泉古義也夫在諸婦
之中聏就飴蜜者久之故曰心猶面也是以甚
致飾焉氏遭逢困戹覩諸矜肇永無失墜僅游
衣紉箴祇承宗事已哉舉丈夫子七以瘠土之
勞謦臑日之逸余觀雞鳴解珮弋善如鳧鴈意
固遠矣賢毋栜　陽之馬馬宜振鬣效鞭箠而
況士乎吳俗俠交不年名交不月戶交不日而

孫氏兄弟邇正士卓然義問著於膠庠母智並
在敬姜下哉夜半謂羨佐子於讀蓋曰久與賢
人處則無過其天門閉矣張婦戒女云無以貧
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姑如母每踰其
言翁曾王父母未土氏襄翁獨營之不累諸伯
叔一雲墓木拱矣即踐更諸役不以波之也尤
丈夫行哉相翁四十年翁樸誠敦睦名在鄉黨
言孝弟者歸厚焉氏禮空王口不兼味身無重
綵及祖曾待而葬三族待而贍諸子嚴事師友

待而擇暴嚚待而馴上供待而償夫盡心力以
事君谷藥物可也方翁病劇願以身祈翁身翁
其旋而氏德音在矣酬以令子令孫光爾玄蔵
是宜狀也已

亹菴湯公誄辭

天啓辛酉八月十二日亹菴湯公卒於家居恒耳其道韻黃鐘九夔莫匪和音俄焉慘怛悲思綿藐愚與仲君同祉手卹狀偕伯兄叩潛確居以誄言屬古人云對苫寢梓樹寒生聞悲啼巢禽驚下能無悼乎古今謏墓者大都忠過龍比廉甚夷齊勇雖韓白文劣遷雄節脆勁松盟淪白日地下人皇恐不敢受地上人日馳幣擁轎逕之至誄篤行君子而亦難謚一辭矣內行誠

信不可掩也翁之先族于金陵稱高才於祖殷殷而上以挾藏文信國書譜佚不傳然譜與信國爭不朽雖晦實炳殷生悅幼見星呑之相于南唐卿于宋遂爲汴人縈星麗天寒芒無色則信國之譜既出卜江陰而居者十四世官朝奉大夫鴻漸曁令子輩僑寓蘇常終長子孫于勾吳劍履不絕五傳公雨子曰庸曰成成生祥祥生濱濱嗣子璽讓生父十萬金博學善交時論重之子恍涇翁諱儔擬解火燼其策數奇名

奇子抱一翁諱雲孫品行卓傑燃藜掩閣問字
虛亭疊翁式光昭之其惟我翁翁居五丈夫之
四諱應禎字開甫別號疊菴晚皈佛稱鹿野居
士歿見於夢入覲東岳選署衆神以茲斅嗟乎
信國之牒與日月爭光才子之宗與天壤並壽
咳唾九天則星在其口琬琰五策則火收其奇
翁起家明神耶抑神明之胄耶二週讓季叔之
孔邃巡成人十三秉嚴父之家仁義居積夜半
滅大母之祟正直護呵翁生而明神耶死而毅

寃鬼耶墮淵而氷窟煖闢闕而僕疊消執簡而
黠胥縛内鎭而庚叔寧翁風檣雲陣耶駕雷鞭
霆耶分宅益兄叩祠延母憑几書方神授刀圭
歿而孝也療孝子之生毋生而孝也乞孝子之
神方以孝語孝以孝傳孝翁長而在帝左右耶
易簀而追飛太淸耶嗟乎俱安名利之場各得
逍遙之地如翁杼柚玄風三十年不假交游于
外父偕隱鹿門寄聲寥廓誰歟處心定氣在險
能夷遇猝能暇誰歟坐忘於讓夷膽決於急病

見故人如風雨積他鄉之思誰歟閉門無事一
酉壯觀高論不疲三更澹語寧與江山道舊不
隨桃李逐鮮誰歟與李杜齊名者少願僑札交
覜者稀課子不讀非聖之書斥邪欲續絕交之
論董成道種懸兮若孺誰歟風骨晴嶺皆出文
章夜珠自來有許靖廟堂之器有黃憲師長之
姿誰歟質直而不犯恪慎而不懾執誼能因脇
節不奪修身慎行恐辱其先誰歟博而不雜若
開羣玉府珪璧琮璜皆有位置誰歟見一不善

刋山夷谷如避商君之法臨董安于之澗誰歟若翁者山川騰蔚以作氣星辰磊落以降精薈腴滿精神心開明鏡男埋雲夢之蛇仁愛中年之雉豈垂之空文哉愚讀狀而詠之庶北海之門追題瓦屑南陽之墓重刻碑陰云爾

處士之星接台炳離慶宵在上呼嘯神衹獨嘲日光静與天咨清論如樂季女斯飢識畧精斷讓乳吮痍較龍不侵魍魎自悲東甲而至呼汲殲之孝義神來陟降天醫行不徑寶仁及鳥[illegible]

滿內外揚春日粿醻測量廣淵思古絡緯太初
朗月叔夜氷肌積高鍾下神守容儀鄉有道德
善無盈虧明非舉燭清不置漸函杖禮樂坐臥
皇義孔靜幽默衆狐我著枕干見星抱樹辭脂
崇山出雲寸陰日孜式穀孝友宵吟晝咿沉灘
克虛江山比肩藥物圖書紛緼咸宜高馳不顧
歸鳥致辭精色內白西方之思筌獨宜兮撫彗
砥楷內省端操正直永貽

祭大宗伯李湘翁文

嗟乎悠悠世法知巳宜少不宜多寂寂獨行文章受憎不受愛心乎愛矣其惟格人格人亡矣傷如之何斗酒隻雞亦猶行古之道始讀先生之文　本朝西京未之有二其識與議猶可及也其光與色不可摹也壬辰諸老翕然趨古先生眞古不屑古深念天下之患在虜策虜在强兵策兵在選將日取將傳論次行事落落數十年垂老碎召齋戒而入告竊憶某與先生二一仼

三湘七澤一住七十二峯相遠也而相邇相見[illegible]而相失戊戌之役暗中物色于甚闕三十三載見先生於庚午之秋如此其難也閱十有一月遂別先生於辛未之夏如此其易也得失寸心知死生亦大矣嗟乎先生何能忘壬戌之春湘潭客過而慰余吾鄉李湘翁每春榜一放既弗獲予三日不食愚何人者哉而使李先生三十七日不舉火亡何九月先生函幣致書其言曰僕老矣善事

聖明庚午晤對執其手不意今生復相見辛未
正月忽語曰吾將買舟至金閶携所撰著與生
平較閱諸書與子商定余曰先生大臣也柰何
言去請受稿而卒讀公之海內先生唯唯死生
荓潤冥冥之中無忘斯語

祭伍少參寧芳先生文

嗚呼伍相之死忠烈也嘖西陵之洪濤先生之死忠憤也洒廣寧之赤血吳人士聞訃正告當道亟祀于鄉夫鄉賢濫觴一歲之内得袁雲翁暨翁而此典重光然先生祀于廟可也謚可也與伍相國並祀吳門可也聊見鄉人仰止國[illegible]舉直云爾余嘗謂坐程明道春風和氣中不如坐先生勁霜烈日中春風和氣能薰人亦能壞人勁霜烈日惟若物是以生物嘗與先生終日

言不倦先生亦終日與言不倦歿之夕屬許開
者僅三人仁錫與焉亦鑒其木彊也夫海內讀
先生之書惜哉未見其人耳亦惜哉僅畏其書
耳竊謂先生持己也嚴而立論也寬寧有放過
他人處更無放過自己處雖然議論未有不恕
而可行者孔子之作春秋也錄桓文至孟子而
刺之曰假先桓文僅可作尊王之事管晏僅既
輔桓文之主故孔子大其功小其器終未嘗誅
其心使桓文爲莽操孔子必誅之矣少正卯未

成之莽操也煩聖人之刀鋸豈非忠厚之至乎
故孔子錄桓文恕也先生之書片善必錄也孔
子誅少正卯亦恕也先生之書大惡必懲也有怒
直筆而形之彈章者是不如草木能受天地之
殺也有荷先生之獎借挫其末路是可坐春風
和氣不可坐秋霜烈日者也顏子之能爲禹稷
也必易地而後然若先生直須易一雙眼睛而
必定東事造物竟不肯奈之何哉氣作山河未
了事先生終須補之先生生前不受人一物倘

以此言爲然而歆其一杯焉可乎哉

祭金赤城年兄文

嗚呼與兄分手在三月上旬弟方治台鴈裝兄爲言廬山瀑布足探驪龍而挾萬丈之濤於樽俎甚壯暨登鴈山龍湫誌稱廬山無此飛宕歸將做兄驟聞兄訃在五月上會稽探禹穴歸悲駴愁慘淚落秦望之溪乳泉爲赤而靈輒已發吁嗟乎感星動雷天下志士仁人之痛也雖然兄在今日如急流之砥繫以安危弟敢理私痛而忘國恤乎兄在比部逆折宗黨與太宰舌戰

官職方强項執法真能死於其官居家惟有蕭貧甚于諸生貧于貴公子貧于郎署二千石太夫之家無擔石儲咄咄奇事抑他人富而敝輿羸馬兄二千石貧而潔然盛服以屈大夫之忠憤也必期美其珮蘭也其矢死靡他也區區衆著晦明與循資日月蹶得高官兄生前已厭闒之浮大白揮之矣

恭祭周元公先生文

坐愚自髫知先生之學今謁於祠曰太極之函善也嘉種一粒也無極曰日新又日新也百千萬粒也無極而太極百千萬粒只此一粒也五穀熟而民人育舉一世穀地不荒穀種不雜舉一世之人無極而太極也故曰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先生言太極也必言無極言無極必言誠必言拙言拙必言通著書最少而用意最淵邃天下大政事人天下大理學人也先生不常司

里南安囚法不當死而抵轉運使乎不嘗徙南
昌淸獻惑於譖必熟視其所爲乎不嘗提點廣
東刑獄熟視徐按瘴癘必親乎其待同寮也不
嘗經紀郡守之喪往來不倦乎其待門弟子也
不嘗以樂意薰伯淳以師嚴付伊川以三謁不
見待安石及官江東與之移時而語令精思自
得乎夫淸獻不知先生賢于知先生者先生不
見安石其造就之意深于在左右者不知而怨
之乃不辱知不見而見之乃不枉見先生門屏

詩開闢從方便乾坤在此間學者旋便二字可

以政可以學矣無極而太極也哉誠神幾曰聖

人也哉

祭圖山朱師復將軍文

崇禎庚午六月三日趨　召渡江逕望圖山師復朱公實專祠世祀焉操文祭之其文曰太史諭將歸之閒道蓋聞道而後神靜神靜而後神勇神勇而後神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人乎真人乎同師復先生履險而貞臨敵而懼職思其居不以虜遺　君父也職思其外孰干戈衛社稷也赴難也惟敵是求赴敵也惟心是求赴心也惟學是求剪大海之鯨壯雄邊之壘如聽

如携不震不悚惟茲圖山公始發軔比南陽之墓祭去家無幾憤匈奴之未滅鬼猶殺賊蹇蹇苦忠几几盡節肇發爾孫捐軀殉友後有人焉亦必于是于今六月渡江向公問道誓滅此而朝食虎拜稽首於萬年公尚如火烈烈噴雲霧於海門圖麟閣於天上殺魂魄兮揚天戈風雨來兮匣劍鳴我思若祖令其肖見我思若孫令其祖見我思祖孫令其學見嗚呼先生瘠瘵不可復忍腥羶不可雜處象人紙馬不可充軍旅

旅憲不可弁髦首功不可誣罔遼山遼水不可
褻擲名山大川之神不可欺
二祖
列宗在天之靈不可慢
聖神文武眞堯舜之主不可終負死者如可作
也其師復乎死者之子孫如可作也其完天乎
完天有子忠孝一流直擣黃龍倘有志焉採蘋
藻以酹公擢所膽以見公幸公賢子孫以慰公
而因屬余所取士第二人武林張君覲公如龍

景行仰止焉

祭諸敬陽先生文

嗚呼論人者曰天下有心人能辦天下事及追求心事又曰不唯無他腸是無腸者乃足貴耳痛哉先生殆有仁心而去機心無他腸而完熱腸者也先生與余談仁而狀之以赤故曰血心先生初立　朝敢言天下大事常以赤心對君父也在儀部力持清議以赤心對職業也矯矯排流俗而伸郡守石公之是以赤心對賢大夫也教人以學教人以官以赤心對友朋也在

林泉上書執政孳孳　國本以赤心對天地也

昔人謂蘇公救得緩急人自公救不得緩急人雖然今之能爲樂天者亦罕矣況如先生乎先生緩急人而人不知有甚于蘇公者夫先生自苦而未嘗一苦人與先生交必能自苦而陰體其意然後不負故一日發憤先生在焉一念行仁先生快焉噫先生往矣一日行仁一日發憤而可使先生在在且快焉則風雨晦明間髣髴見之乎

祭嘉興朱君升孝廉文

吾兄不宜歿者三有不可歿者三求其故不得者二貴不驕貧不去和以介羣以別守身如執玉閉戶如處子一不宜歿憂人燠忘己寒割己茸釋人苦兄之開眉人問善事兄之愁容朋友多過二不宜歿恨遼陽纍始葺成紀錄以助王撫兄又欲鳩左國公穀敘一事而殊文者爲一書以導海內好古之士三不宜歿兄何可歿也兄之朋友誰告以過望兄眉宇卽渴者醉親兄

氣槩郎淶者媛道有殣泣相告於泉下也兄之不可殁者三也嗟嗟兄竟不起耶不生好人不常生好人不成天好人不行好事不常行好事不成好人今天生吾兄吾兄方行好事而又奪其年是奪好人之年也是奪好人欲常行好事之年也是奪兄之一年奪天之百千萬年也天自奪其百千萬年而愚欲與兄爭百年之年則無聊之極思也吾兄吾兄其亟化為文星以譽操觚之剽竊乎其亟化為將星以振武夫之惟

性乎其錫慈航以救溺乎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唯兄可當此語我思古人交地上之人而意有
所不愜則邀地下之人吾兄其終無棄弟而詔
告之於夢寐也

祭張理菴先生文

嗚呼師道立而善人多其先生之謂乎先君子與先生讀書石湖鹿門翁一見異之曰此石渠同異之選也然先生人師非經師夫教人忠教人孝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師道不嚴實友道薄耳未能爲弟子而能爲人師者無有未能友孤能師者亦無有于中瑫焰先生枉杖屨顧之出珠玉慰之飲之食之見柴門深扃惆悵意中人欲言不言擲以詩句旨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其

待故友之子如此爲人友何如哉爲人師又何
𢿱哉經明行修經不明寘行耳先生精於論辨
使聞者躍然心開而約之以實踐盖學有根本
敎人有步驟有約法游其門者當自得之矣司
空曙不云乎憶昔秋風起君曾歎逐臣何言芳
草日自作九泉人方于不云乎入室幾人成弟
子爲儒是處哭先生

祭吳爾繩文

翁之生也風骨巉巉如太華立雲端珠玉亹亹如明月在溪水解環珮而來之頎然野鶴手執短麈則晉代衣冠也君嗜梅几席梅也盆盎梅也齋中之句笛中之聲紙扎之遙傳梅也翁善病攜手虎丘瘦影相對病耶瘦耶梅花深處耶今年春有台鴈行在會稽亦倦遊矣見其雲流波上竹就人家語人曰台雁山水之精嚴者也會稽山水之惰懶者也禹廟梅梁畫龍點睛影

落鏡湖吾以台雁自私以會稽持贈爾纒可乎今逌以鏡湖之梅影佐靈几之蘋藻而髣髴音容如金書玉簡之埋奇于宛委也婚嫁就比鄰死生長相見此世情語翁秋水爲神何地無水而比鄰乃見之乎哀哉

祭蔣姑夫台宇文

惟翁翹然感慨種松歲年風雲未感意氣怡然北山有梓南山有橋邪袤必黜俯仰無驕一生一效看劒光懸人非別後心許生前返駕南山長雲千里白眼當世得正毙矣猶有不忘四郊多壘毅魂魄兮有膺如矢心與世遠事與人同高列剡薦所志飛鴻鍊骨養氣雨潤雷喧廣交不雜敢勇少言置之巖石邈然無侶擢之嶬廊九宵鶴舉薄言固始丕變人文躬先孝弟從者

如雲操不激切素風愈鮮栩格雅馴止齊不慾
退藏於密置器斯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臨去
骨立長夏歲寒雅琴雖古獨有鳴弦既彈知巳
復響後賢其人徃矣其節可詠擬人必倫河汾
可擬

祭賀日獻尊人文

嗚呼先生息機於深觀妙於止古之至人也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以世情喻之登先生之堂欲納先生之履而無從也不幾太絕人乎然以易理窺之不惟不出戶庭也抑亦不見其庭之人焉若隨之出門交則許其有功不許其无咎又曰出門交有功不失也蓋傷失足之易也門第高可畏先生閉影息形澹然若喪戶外之屨自遠室中之琴無絃

悲夫營壘之爲凡見其人又見其庭之人爲祟也不獲身何有哉易重聽與而艮敵之亦惟曰艮其身止諸躬而已先生非眞有自得與人無涉者能不見一人乎能終日終身不見一人乎先生爲源泉而哲胤秀于巘萬壑之流先生各藏手也哲胤春生手也各殫其能而後出入造化之事盡斯爲有子也巳

祭魯桂石文

嗚呼先生信義廉正剛直勁毅人也信以剗僞義以破靡廉以激濁正以矯偏剛以剸務直以砥躬勁以鍊性毅以恒德生於先生之前而知其人者惟蘇文忠乎人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豈可預憂其折雖然未有剛而折者易之大過剛過乎中乃起枯隆棟竟屬二四之剛而初上不與焉否則奕奕顯廟棟折榱崩非先生揭日月行之能宣重光乎雖然此一班耳先生起家

雲騎佐觀察幕下正色不阿膽智固已遠矣憂國之誠義形於色當世特未盡其用桓桓赳赳豈憂缺折哉劉元成之學自不妄語始及其卒也盛雷轟於寢室先生師事王少翁少翁亟稱之非獨過人之節也抑以過人之學也惟學力不可掩先生之靈爽即凡楹而是矣先生之精誠即于姓而是矣先生之雍穆即喪次誠信同儕執事罔有不恪而是矣先生潔清之靈先生忠義之氣可以飛霜吐虹豈惟人不能折之天

亦竟不能折之也老子曰柔弱者生之徒吾未見蜉蝣爲大年而松柏爲殤子噫輯吳志者列於賢士君子無媿焉